

集

風

本期目錄

本期政事	編輯室(附二)	3
飢餓的光芒(散文)	休隱	3
當光遠逝(源欣、庭園)(詩)	羅門	4
雨夜(詩)	吳山	4
詩人底嘆息(詩)	文成	4
勞碌(散文)	原上草	6
一粒子彈(小說)	呂平輝	6
悼(詩)	紅雲	7
運理一掃人(小說)	國策	8
告別記憶(散文)	紹國	9
風箏(散文)	金建人	10
敦古拉抗(選配)	迅	11
托爾斯泰逝世五十周年	臣	12
翁媳之間(小說)	蔡文甫	14
叮嚀(散文)	阮清	15
三部曲(詩)	笑	15
木偶戲及其他(散文)	姚大	16
斯正絮語(散文)	新客	17
驚夢記(小說)	夜桑	19
熱心朋友(散文)	編者(附三)	19
給讀者的報告	編者(附三)	19

100

一九六二年二月出版
每冊定價三角

2/21/96



親愛的讀者：

當一百期的蕉風到你們手中的時候，我想你們都會以一種急切的感情，來看看蕉風究竟是以原來的面目與你們相見，抑或已經換了面目？

我們現在要告訴讀者——蕉風決定遵循你們的愛好，依照一貫的作風來為讀者服務。這也就是說，我們決定放棄廣大社會上的許多讀者，專誠地來為愛好文藝的青年服務。不管有何困難，我們都要與讀者站在一起，將一切困難克服！

一個刊物，當讀者愛護它的時候，它就成了一個有生命的東西。當蕉風刊出啓事和發出意見書以後，就証明了這一點。讀者反應之多，遠遠地超過了我們的想像。而這種現象，只有一個和讀者結合在一起的刊物才能見到。

在讀者的反應中，我們看到了許多令人感動的現象。有百分之九十四的讀者，願意多負擔一角錢。（這也就是說，願意蕉風的售價由三角增為四角。）有百分之八十八的讀者，表示可以替蕉風找到一兩個長期讀者。有百分之七十二的讀者，贊成蕉風刊一點廣告。有百分之八十五的讀者願意蕉風改為半月刊。

根據讀者的意見，蕉風有理由在第一百期把售價從每份三角增加到四角。不過蕉風絕不會把讀者的愛護看成一種權利，就貿然提高售價。蕉風寧願照百分之八十八的讀者的承諾，先行徵求長期讀者。如果現有的讀者能够介紹一批新的讀者，蕉風決不作加價的打算。

從這一期開始，蕉風要請老讀者介紹一些基本定戶，我們特別歡迎平時不看蕉風的讀者來作我們的新讀者。並希望老讀者能為你所愛護的刊物出一份力量。

蕉風將為文學服務，為青年讀者服務的目標，今後應該更確定了。編輯部同人將竭誠地照着讀者的意見努力，一天比一天更合乎讀者的理想。同時也希望廣大的讀者羣本着愛護蕉風的初衷，踴躍投稿，隨時批評，使蕉風成為一份更理想的文藝刊物。（讀者的意見書已統計彙編，刊於封底。）

編輯室謹啓



南方學院
KOLEJ SELATAN
SOUTHERN COLLEGE

書獻南院

獻書者：

沈美正

日期：

17/3/2000

愛好文學的
朋友們，
季節雨早就
降臨，
快趁着青春
年華，
來你的園地
播種吧！

飢餓的光芒

· 林 蔭 ·

我這樣坐在破案前，呆呆的，足足有一個鐘頭了。除了寫上一個題目，又亂筆塗掉外，這一疊稿紙的確是空白不過，乾淨不過了。

我把目光在這暗淡的斗室裏游弋，希望能夠碰到一些甚麼能寫到綠格子上的東西。於是，由那扇有點破爛的木門開始，向左邊環視過來——一把身首分離的掃帚，一個空了的酒瓶、兩條在牆角爬行的壁虎、一張拐腳的破木床、一個小小的窗子。最後，便是我面前這張破桌。

難道這些可以寫上去嗎？想着，我不禁莫名地啞然一笑。用手擦擦桌上那包香煙，沒有了，一枝也沒有了。

我不自覺地摸摸口袋，還是一樣，除了那條沾滿鼻涕的襁褓手帕外，便一無所有了。

這時節，一種悽然的悲哀，由心坎的深處湧上來，我覺得我的雙頰，是一串震撼身心的痙攣。每一次，到了這個境地，我總會黯然地憶起一位文學老前輩對我們喁喁着說的話：

「……這社會裡的中國文人真悲慘，生活的壓迫，使他們沒

法寫出自己願意寫的東西來。外國作家可以用一天時間去思索一個標點符號，但中國目前靠紙筆生活的人，要是一天少寫一千字，五臟準會掛到背上去了……」

的確，一點也不錯，我下意識地按按肚皮，天呀！偏偏的，我的腸臟縮到那裡去了！

看看陽光從那扇小窗射進來，投在地板上的角度，我知道，午飯的時間過了許久了，此刻，我的肚子也咕咕地向我訴苦。真沒辦法，我不能不伸手去把褲頭的帶子勒緊一點，這一來，就可以把肚子的聲音勒住，而且，倒覺得肚皮裡面充實了一點似的。

我真想抽一枝煙，在這個煩躁的時刻。於是，我拿起擱在案角的毛筆，把它的竹管套子取下，然後，在堆滿了煙蒂的煙灰缸裡，取了一截煙蒂，套進竹管子去。順手拈去竹管子末端的煙灰，放到咀裡，深深地吸，長長地呼……

望着這股濃濃的煙霧，在面前這幾尺空間擴散，我又不覺憶起那位老前輩那次同樣地吁吐着煙，望着漸漸擴散的煙霧，滿懷惆悵地說的話：

「儘管現實生活是如此殘酷地奪去我真正的創作生命，但我還決志用十年時光，寫一篇能够代表真正的自己的作品……」

十年，這不是一個短暫的時間呵！我聽了，不禁由心扉驚嘆到唇邊，因為，我體會到，捱過飢餓的一天，也不容易呢。

「那篇作品叫甚麼題目呢？」我記得這樣問他。

「『母親』。」他毫不思索地回答。

噢！「母親」，這是一個多麼偉大的名詞呵！

想着，我俯首看了看破了的衣袖，油然地想起我那位兩鬢斑白的慈母來……

那一年，那一天晚上，母親通宵達旦地為我縫補衣裳，因為明天我便要到遠方去了。那時節，我躺在床上，從被窩裡露出腦袋來，痴痴地瞧着在跳躍着的，昏黃的油燈燈光下工作的母親。那時，她還不過是四十開外的女人，可是，由於長年累月受着生活鞭子鞭撻的緣故，使她過早地顯露衰老了。她鼻梁上架着一副老花眼鏡，全神灌注地，一針一線穿縫着，不

時還用那雙充滿慈愛的老眼，愛憐地瞟我一眼，催促我早點闔上眼睛睡覺。

而我，我此刻感動得不能說一句話，只覺得在閉上眼睛的時候，有兩行微溫的淚水，淌到耳畔……

這十多年來，我在這大千世界的洪流裏掙扎着，而我無時無刻不在縣念着母親。可是，前兩年，我接到鄉中那位好心的鄰人的來信，他告訴我，母親那次重病不起，仍被一個穿制服的女人強迫她去跳秧歌，竟因此跳進天國去了……真是——！

母親，我真想寫一篇文章悼念你，可是，現實不允許我這樣做，人們不喜歡看這類真實的，有血有肉的東西。

我會多次地向現實作反叛，然而，換得來的却是飢餓的煎熬，真是！唉……

一行列從窗縫裏鑽出來覓食的小耗子，在我的跳着的脚面爬過，把我陡然地從深沉的沉思中驚醒過來。

我放下筆，站起來，瞥見那幾隻黑色的耗子吃驚地竄進門角那個小窟窿裏去。

我抬頭，望望牆上那面塵封了的破鏡，看見我蓬鬆的頭髮下的面容，是一絲難以描摹的苦笑。

躲在沉黑的巢穴裏的小動物，也懂得在飢餓時到外界來覓食，而我呢？我這個大動物唔……唔……到外面走走吧！

電光遠逝

羅門

電光遠逝

世界在多之巨杯中沉澱，
天空寂然，建築物緘默

歷史的走廊緘默。

圍牆裡 聲音如何穿越

漠野上 失翅鳥如何歸林

電光遠逝，冬霧流入，

視野被迫縮減了；

而在霓虹燈吶喊的X街上，

迷眼與迷眼私奔的Y屋裡，

誰曾！響戰爭的碎屑與伏爾泰的格言？

仕女們漂亮的鞋尖刺繡着流行性的文化，

他們的笑建設着美麗的虛無，

而對於未來，人們仍像往年一樣

將春夏秋冬典賣之後，

又以期待的左眼去對稱期待的右眼，

望着遠方（太陽光流在美少年的臉上），

而遠方已很衰老，

就如遠方本身那樣毫無消息地遙遠。

秋深 ● 庭園

凝視與沉思進入靜竟

季節的容貌在其間

院門關住聲音之母

靜肅育明朗的姿色

陽光不來畫樹影

風不來同花葉私語

秋把院門鎖得更緊了

許多古塔 許多寺廟 許多彫像

浮現，且步入遼遠的視境；

一朵小紅花穩立於衆葉之前

我亦朝生命的窗口默坐，以無言傳達

將糾纏於距離與距離之間的鬱結

化為渾然的冥想

世界——一張思夢席床，

一切都將睡去 睡去如沒有表情的永圖。

於焉，我走到街上去。
夕陽像我的步子，那麼慵倦無力。漸漸地，漸漸地在山的背後沉下去了。暮色蒼茫的景象，轉瞬間把這個轟滿華廈崇樓的都市籠罩了。
那絢麗七彩的霓虹燈光，使剛從暗淡斗室跳出來的我，感到一陣眩惑。
我躊躇了——我想，白日裏，我這條卑微的生命，已經無法躡躑。而現在，隱藏着許許多多的障礙的夜，就更不合適我這弱者航行了。

想着，我掉轉步子，回頭走。
這時，我眼前響起嫋嫋的聲音：「先生，可憐可憐我吧！」
我舉一俯首，發覺是一個小女孩。她向我伸出她那瘦削的手掌，那無神的小眼睛，渴望地町着我。這小叫化怪可憐。我不自覺地摸摸口袋——沒有。仍然只有那條沾滿鼻涕的手帕。
我避難似的加快步子。然而她亦步亦趨，緊緊地跟在我的背後，嫋嫋的聲音在我的身畔縈繞。
我該如何打發她呢？我是一無所有的。

最後，我只好停下來，苦笑。着，向她攤了攤手，聳了聳肩膊。可是，她顯然不了解我的意思。
真沒辦法，我想了一想，把我所有的口袋都翻了出來，並且拿起那條骯髒的手帕，在空閒用力地揚了揚。
這回，她明白了。她定諄地瞧着我，小眼睛裏閃着一種同情的神色，久久不願離我而去。
頓時，我從她閃着同情和憐憫的小眼睛裏，感覺到雖在深處的飢渴中，猶得到一種充滿着慰藉和鼓舞的光芒。

雨夜

慕燕

當季雨的脚步跨進西海岸
自然美景即變幻
遠來的風帶着深深的憂傷
浪子的心盤踞了海洋愁慘

歡樂猶似窗鏡上瑰麗的星星
狂一去無痕
誰願傾聽殘酷者勝利的笑聲
無奈睡神早已驚魂躲隱

夜如巨象誤進泥潭
記憶又一次前來纏繞
倩影今夜落何方
潛潛的淚卻沒音響

呵！我的心遂如自然美景
在風雨聲中片片碎落

詩人底嘆息

艾文

我卑微底名字
早一滴浮在水上底油點，
我漂泊底生命，
宛若水上浮萍
我底詩篇
像一閃即逝的朝露
現在且得懷念底事，
將來也未必如此。



勞

碌

勞碌



一個應該充滿幸福溫馨的家庭，都是讓可咒的貧困磨去它的歡笑的。到現在我方才明白當日爹娘的苦心，不得我的同意就急急把我送去學做生意的理由，他們要把我訓練成一個鑽銖必較的頭家，不贊成我讀更多的書。我的反對就祇惹來父親的訓誨說：

「讀書出來，最了不起做個教員，還不是打估俚工？」

父親本身就讀了點書，毫無成就的在工場混了半生後，早把他的思想改變過來，他肯定的認為讀書無用，與其日後仍是不出一名估俚，不如索性進工廠的好。以一個讀書人而瞧不起讀書，這是可笑還是悲哀，我不願去解釋了。

祇知道爹娘堅決要我學做生意，我就被強迫着交代給一個同鄉的藥店老板。也許我在店裏的表現全不是可造的長袖善舞之材，我永遠記得那個同鄉又像嗟嘆又像卑夷的富面對我說：

「你的相是一副苦碌命！」

我還年輕，不明白苦碌命是人聽人畏的東西，祇曉得朝我的興趣方向走，祇曉得幹我不像是日後可以賺大錢的事，終於在同鄉及爹娘的失望下，脫離了我三年多的生意場，改向茫茫的人海中打滾。

如今，看透我一生命運的人早就長眠地下多年了，我呢？長年來老是那麼勞碌碌碌，不知清閒是甚麼回事。我幹過多種的職業，經過多樣的失意，但我沒有沮喪，倒是大河流水似的工作給我攪得更緊，繁忙的職責使我感到更大的安慰。

我不能隨意給自己一份清閒時間，這也使我明白甚麼是苦碌命的真諦。沒有生活上的享受，不能賺錢發財，在在以貧困為伍，坎坷為鄰，到處受人白眼，隨時迎接生活的緊張，終一生祇是與草木點點同腐。懊悔當日的任性全沒有這份心，「命運」既派定我在多采的人世作一隻祇懂勞碌不同收護的耕牛，我就心安理得的承受下去罷。

可況能够換得一份無愧於心的生存，那還不足於引起我的自豪麼？當然給予我一些承庇父蔭名利兼備的友人，給予我白髮蕭蕭尚稱健壯的父親，祇是感到可憐和嗟嘆沒出息。然而這不能在我心頭上留下一道羞赧的色彩，真正困着我的還是另外兩個不知姓名的閨人，一番有意無意的對話。

那是一個常見的幽美晚上，我獨自拖着新近才有的習慣到一間咖啡店去開會兒閒。店裏的茶客寥寥無幾，冷清中彷彿聽得心靈倦慵地低訴，呷着苦澀的咖啡，朝空虛的夜景瞪送着眼神，我有些恍惚也有點喜悅。甚麼時候兩個茶客在我身旁不遠站住了我都不知道，他們大概已在店裏坐了很久，爲了時間的催促準備分手，却又爲一些未完的意見而留戀下來。我沒有聽別人私談的習慣，但他們的話語一句句的在我的耳邊嗡嗡地撞擊着，我想，就是聽一下也不能算做很不道德的事罷？我聽着，心裏忽然起了不很愉快的感覺，偷眼望去，發覺是個胖胖的中年人，一臉泛着一層興奮過度的紅光，正面對稍爲年輕些的瘦個子這麼說：

「做生意的人我真的看得起，不是假話，行

出來也總比人高尙一等。打工仔，一生勞碌碌碌，有甚麼了不起？不怕他出門穿得漂漂亮亮，看去一表斯文，其實拆開來還不是得個殼？」

「唔！唔！」
「就算是做政府工的，祇能在『烏必』裏呱呱叫稱第一，出來又怎樣？說來說去還不是吃份死糧銀，有甚麼底？起碼一個做小生意的不更比他更有希望？更叫人聽得起？」

「唔！唔！有道理，我都是這麼說的。」
我實在忍不住了，便仔細向說話的人身上打量，他的臂下挾了一份紅毛報紙，從種種跡象上猜測，我不認為他可能是生意場中人，倒像是那裏的一個小「財富」。爲甚麼他要如此非議受新階級呢？難道這觀點非常正確，不算早自我作賤麼？難道不知道在座衆人幾乎都是勞心勞力的估俚，不怕惹人惡感麼？我明白了，在人生的責任上，他過低估計自己勞碌的成就，過高估計別人舒適的享受，還不是貧困把他的思想磨向一邊歪去了。

他繼續不斷的非議着，那可憐的對方像是專爲附和別人意見似的讚賞着。我不能聽下去，他們倘沒走開，我却厭惡前站起來了。

走在路上，心頭像被蒙上一層稀有的污辱的幕，我不願意回想剛才所見的那副庸俗的嘴臉，他祇使我增加厭惡的感覺，使我神思搖曳不定的彷彿走錯了甚麼路。

也許並不錯吧，我打從艱辛的奮鬥路上來，不是該朝向勞碌的工作裏去嗎？

一粒子的彈

(印尼)阿利·蘇卡迪作
呂卓譯

這一次他着實不希望黑夜的降臨。他覺得夜幕下得太快了。幾天來，塞在他心裏的憂慮，現在更加劇了。袋子裡的錢，磨了一整天才聽到的，只够還答答賓的租金。他正急需要錢。錢對於他確實非常重要，而且越快越好。因為如果太慢了，那麼他那個正患着病的嬰兒；

唉，他實在不能和他那個小病人分離。這個小東西每晚都害得他的妻子不能入睡，他看了心都要碎了。妻子要一直坐在臥榻邊，抱着不斷啼哭的，身體熱得怕人的兒子。過了一會，他聽見妻子的抽泣聲。

看過了幾個土醫都沒有甚麼效果之後，他打算把他帶去給西醫看。然而看西醫是需要少的錢的。最少要二三十盾。他一天的收入也沒有這麼多。帶到公立醫院去麼，他心裏總是存着懷疑。到公立醫院去的人，特別是平民，病不但不會減輕，有時甚至還會加重。這好像已經成爲現代的通病。那兒的治療或服侍經常是不周到的，一切要看禮物的多寡。在一個所謂獨立民主國

家裏還存在着這種現象，實在够使人驚奇。所以，只要孩子能够獲得真正的治療，就是多出一點錢他也甘心。

這一天，他希望而且祈禱能够收入足够的錢。他打算暫時不要支出膳費，讓妻子到對面恩納伯母店裏看看能不能賒賬。可是當黑夜來時，他所希望的還沒有達到一半。他更加惆悵和抱怨了。夜，竟爬得這麼快，不覺已是半夜了。這樣一來，這一天又在與時俱增的憂慮中消失了。

第二場戲已經散場了，他只賒到二盾。搭客都是短途的。當他閒逸地慢慢嚼着三輪車時，街道已經寂靜得很。他的腦海中充塞着不正常的思想。要從那兒得到錢呢？從那兒？錢？用來醫治孩子的錢！一定要把他醫好！一定！

就在這時，他給叫車的喊聲嚇了一跳。
「車！」
他忽而心花怒放了。他匆匆跑到一個穿着黑色軍服的大個子的跟前。

「老爺，到那裏？」
「蘇格查利，多少錢？」
「到那一段，老爺？」
「差不多要到盡頭。」
「老爺，算五盾好了。」
「嘿，那兒要這麼貴？」
「老爺，好遠啊。差不多要到市郊了，而且夜又這麼深了。」
「好啦，不過要快點，要走最近而且僻靜的路。」
「好的，老爺！」

那男子搬上了一個封得密密的，好像肥皂箱的箱子。箱子重得他開始踏着三輪車。他雖然覺得身體很疲乏，不過他還是竭力使三輪車以最快的速度在崎嶇的道路上行走。寒冷潮潤的晚風對他一點也不成問題，因為他已經習慣了。

過了一個多鐘頭才趕到目的地。這是一間古舊的大屋，周圍黑沉沉的甚麼也看不見。他連屋子的真正樣子也看不清，門牌也沒有看見。當他收下了車費，而那男子匆匆忙忙地提着箱子進去之後，他便踏着三輪車回家。他的錢算是增加了，不過也許還不够開支。總之，算

了吧，明天還是要吩咐妻子去見醫生。就算錢不够也好，他希望醫生會很慈悲地原諒他的處境而給以通融。醫生不也是人嗎，不是也有着惻隱之心和救人之責嗎？
第二天他很遲才起床。不過妻子很早就帶着病勢毫無起色的兒子找醫生去了。

當他到屋旁的小河（其實是水溝）去洗澡時，他順便把三輪車推下去洗。他在車子裡發現了一粒子彈，這多麼使他吃驚呀。他拾起子彈，仔細地看。

「哦，哦，這是危險的東西！到底是那兒來的呢？」想了相當久之後，他記起了昨晚帶着密封的箱子那個最後的搭客。他要他快快地踏，而且要跑僻靜的路線。大概就是他的吧？他的箱子裡大概就是子彈吧？這一粒是遺落的吧？不過他到底是軍人呢還是暴徒？他不能肯定。他的思想紛亂得很。過了不久，他心裏便作了這樣的決定：不管是誰的，不管昨晚那個搭客是甚麼人，這個東西應該交給有關當局。應該，是的，應該。作爲一個國民，是必須遵守這個法令的，而且也是爲了本身的安全。

他匆匆穿上衣服便去見村長，要把子彈交給給他。但是不知怎的，村長不肯收下。他只勸他把子彈交到警署去。結果子彈送到警署去了。他真的一點也沒有想到一連串的問題竟接踵而來。那粒子彈並不是隨便就被接下，而是根據剛公佈的法令進行調查和錄取口供。由於他

居住的地區是被認為危險地帶，秩序經常受到破壞，那麼關於他的名字，住址，出生日期，家屬，在那兒發現那粒子彈……一連串的問題逼着他回答。他極不好受，好像他本身就是值得懷疑的歹徒似的。不過他到底還是誠懇地就自己所知道的按照事實回答了。

「那麼你是從三輪車裡拾到的？」

「是的，老爺。」

「認識那個搭客嗎？」

「不認得，老爺。」

「最低限度也知道他的樣子吧？」

「又高又大。但是，老爺，面目却看不清，天很黑！」

「一定知道那間屋子吧？」

「啊，我記不清楚。是一間大屋子差不多是在路的盡頭。」

「還有呢？」

「當時夜色很黑，又沒有燈照着，很難辨認。」

「門牌大概是幾號？」

「老爺，我也不知道。剛才我已經說過，周圍很暗，看不清門牌。」

調查繼續進行。他碰上了各種各樣的問題。結果當檢查到當時最重要的一件東西——居民証時，他本身竟成了嫌疑份子，因為他還沒有領得居民証。他自從離開了位於市郊的，時常被暴徒擾亂得雞犬不寧的鄉村而移居到鎮上已經有一個多月了。以前的村長寫給他的遷移証已經交給他目前居住那個村鄉的

村長了。他已經按照手續把自己遷居的事實報告了。可是，儘管事實是這樣，儘管他三番四次要求發給新的居民証，她總是得到如此的答覆：「慢點！居民証正在辦理中，現在已經報告了，手續很多。」

他耐心地等着，因為他心裡相信，可能真的是在進行中，可能村長在按照手續替他報告。他也曾經從鄰居的口裡得悉，居民証在眼前是異常貴重的。就是因為這個緣故，凡是做村長的都變得聰明起來了。

結果產生了黑市証，就如黑市戲票及黑市奎卑音船票一般。只要有了一些什麼，居民証也是可以馬上發出的。說得明朗一點，只要申請者肯出一點什麼酬勞費給有關的負責官員，他是可以馬上得到居民証的。唉，真糟糕！

但是他並不去理會這些。他總是希望能夠以普通的方法去取得居民証。不過事實上現在他却因此而面臨困難了。他本身有了暴民或是危險份子的嫌疑。儘管他盡了最大

的可能以悽切的聲調和含淚的眼光詳細地表白了一切，懇求馬上放他回去，因為他的兒子正患着重病，可是依舊得不到人家的相信。他暫時被扣留起來了。一直過了幾天，經過有關當局了仔細的調查，相信他的口供屬實之後，他才得到釋放。

然而多麼使他痛心呀！當他回到家裡時，迎接他的只有妻子的啼哭和兒子的墳墓！

悼

· 紅葉 ·

——致老祖母的亡魂

老祖母啊

妳長眠了 瞋然地永不蘇醒
鬱結的夢花將開到千萬年

老祖母啊

妳看得見子孫們披滿一身麻服嗎
看得見兒媳們都戴上小白花嗎
尋且悲痛號哭 跪拜於妳的靈柩之前

而素車白馬循天堂的大道運行
我悽愴的送妳進陰世之門
可聽得到殯儀隊的鼓笛與饒鈸交鳴
可聽得到我唱死別的驪歌

躺臥於七尺的棺槨裏
妳怎能無視陰冥的歸路
臨風泣涕 我以酸淚洒濕妳的新墳
在白楊樹下 在芳草地 我俯首憑弔

當喪鐘敲响
我低吟着一節節斷腸祈禱文
又高喚着一聲聲帶淚的祝福
我悽愴的送妳進陰世之門

老祖母啊

妳長眠了 瞋然地永不蘇醒
鬱結的夢花將開到千萬年

暹羅一婦人

· 梁園 ·

我一生遇到各種各樣的婦女，其中要算這一個給我印象最深，她是一位暹羅籍妓女。

那是一天的中午，膠園的工作完畢了，我照例到馬來商店看報紙。店主馬末肯要事到別地方去，叫我暫時看管店面。於是，我樂得躺在靠椅上看報。

「因仄，頭家在家嗎？」背後忽然發出帶吸引力的女人的聲音。

我不由自主地轉頭一看，不由得感到臉紅耳赤，心房急足地跳動。原來一個皮膚微褐的女郎，穿着薄薄的類似男人的背心，下身穿着紗籠，赤裸裸的粉膊，站在我的面前。

她張大着眼睛，熱情地看着我，一股熱浪侵襲我的身上。

「我不是頭家，頭家出去了，你要什麼東西？」我用口吃的聲調問她。

「我要兩個椰子，一角錢咖哩粉，三角錢峇拉貞。」她遲疑了一會說。

我把東西稱好了，便遞送過去。她拼命地搜查一個細小的皮製盒子，好像找尋什麼東西似的。忽然，她用力把袋子一拋，驚懼地叫道：「哎呀！我的錢不見了。」

「不見了？多少錢？」

「一百二十塊錢，我一個月的積蓄。」她懊喪着臉，極其沉痛。

我看着她表情，便感到同情她是應該的，

於是便對她說：「這些東西你拿去，我替你付錢好了。失錢的事，你趕快通知有關當局吧！」

這間商店，處於十字路口，離開馬來甘榜及膠園有半哩遠，現在正是中午，沒有一個人影，一男一女的處境，頓使我手足無措。

「因仄，你想想看，我辛辛苦苦積蓄一百塊錢，準備回去暹羅，想不到我在沖涼回來，錢便被人偷了，叫我怎樣回暹羅呢？以後叫我怎樣過日子呢？」她索性坐在椅子上痛哭。

「你知道誰偷你的錢？」

「我……我不知道！」

「你為什麼不報告彭古魯（村長）？」

「我怕……。」

「報告這件事也怕？」

「唔，我……。」她不願作進一步說明。

「我給你召膠園裡的警察好？」

「不要。」

「那麼，你白白損失一百多塊錢了。」

「喲！天哪！」她用不停地擦着眼睛的淚水，更加逗人憐憫。

我也委實……

動，禁不生……她動人的身材，動人的表情而激動，走近一步說：「你不要傷心吧！我這裏有四十塊錢，你先拿去用，以後還不起也不要緊。」

我抽出四張鈔票給她。

她懷疑地打量我一陣，才伸出顫抖的手接了

：「多謝因仄，因仄叫什麼名字？住在什麼地方？」

我把我的姓名及地址告訴她。她含着淚，拿起東西，才踏着腳車走了。因，深情地看了我一眼，

不一會，店主馬末回來，我把事情告訴他。

「她，那個穿……」

女，是個騙子，是一個會用買頭的。婦。你給她四十元，準是白……」

來往，小心上了……的當，那時你就後悔莫及了……」

從他的……不絕地把我教訓一頓。

合艾地方的……話中，我知道她叫阿絲霞。她是本

中，後來……暹羅人，自小生長在一個中等的家庭

輾轉床第……，父親走私鴉片，被捕入獄；母親生病，

得賣身……，做一個富人的妾侍。後來富人把她賣到妓

院……，把這期間，她認識一位北上旅行的馬來青年

，便……把她帶回來成婚。阿絲霞也皈依了回教。可

是……始後半年，又被該馬來青年所拋棄。她為了生

計，不得不操皮肉生涯。甘榜裏是很難拉客的，

於……她穿着肉感的衣服，到處亂跑，或用貢頭，

或用色情，引誘青年及中午人到她家去吸毒。在

甘榜中，不知多少人為她而傾家蕩產呢！

我生平最討厭妓女，不過對她們生活的辛酸

，也給予幾分同情，於是我對馬末說：「我決不

會上她的當的，你放心好了。那四十元，不管是

騙也好，不是騙也好，算我給她喝涼茶吧。」

馬末神秘地對我笑，沒有說話。

傍晚，我吃過飯，因為孤零零地，被關在一

個偏僻的甘榜裏，寂寞得使人難受。打算寫信給

西海岸的朋友。忽然，阿絲霞走上梯子來。

她穿着暹羅裝，有雍容華貴的外表，中午的

肉感氣息，已經不存在了。

我歡迎她進來，打着不鹹不淡的暹羅話請她

坐下，並送上了咖啡。

她向我客廳四處打量一番，才說：「因仄還

未成家？」

「沒有。」我不知她問這個幹麼。

「在膠園做財庫？」她又問道。

「是的。」

「因仄到過泰國？」

「初中畢業曾經到過貴國一遊。」

「唔。因仄是一位華人？」

「是的。」

「華人都信佛教嗎？」

對她的問話，我忽然吃驚起來，便說道：「華人是沒有宗教觀念的民族，有的信佛教，有的信道教，有的信基督教或回教，但大部份人則信無神教。」

「因仄信甚麼教？」

「沒有信教，你呢？」

「佛教。」

「你不是信回教嗎？」

「沒有。我還沒經過割禮，怎能說是信回教呢！」

我越和她說話，越發覺她是受過相當教育的知識份子，甚麼婦，蕩婦，妓女都忘記了，便一直聊到九點多鐘。

「你回去吧！夜深了。」我提醒她道。

「先生……」她低下頭，神情含羞。

到這時，我才發覺她是一位妓女，便莊重地對她說：「我叫你回去，你就回去，我不像別的男子漢，你應該知道的。」

「那麼我還回你四十元吧！」她從手提袋裡拿出四十元出來，說道：「我不能白白收你的錢！」

「你收下吧，下次不要來這裡好了。」

「不……」她堅持着。

「你不是告訴我你的錢不見了，你以後的生活怎麼辦？」

「老實說，我的錢並沒有遺失，」她慚愧地說：「我想騙你，說我的錢不見了。」

我忽然感到她的可憎，禁不住變色道：「你快回去，我不跟你多講，四十元當我請你回去的代價吧！」

說。

「我不出去！」她坐在椅子上，神情悠閒地

「你不去，我去叫彭古魯來！」

「彭古魯跟我相好的，他不會干涉我！」

「那我要用武力趕走你了。」我拉起衣袖，怒冲冲地說。

「因仄，請你不要生氣。我並不是你想像那樣貪圖肉慾的女人，但是現實却是這樣，一切都是講代價，講金錢。因仄既給我金錢，沒有取回代價，以後你一定會懊悔的，說不定會恨我，說我的壞話。」

「我却不懊悔，倒是恨你不去！」

「好的，我就出去！」她站起身來想走。

忽然，我發現店主馬末正朝向我的屋子走來，我不好意思讓他見到阿絲霞出現在我家，便要她到房間去躲藏。

馬末穿著華麗，一踏進客廳，便神秘地對我笑，說道：「那個女真個不來你這裡？」

「沒有。」我撒謊道。

「那就奇怪了。今晚，彭古魯處來了一位暹羅客人，叫我找她去接客，我到她屋子去，發現不在家，因此，我就找到你這裡來了。你真個沒看見她？」

「沒有。」我說。

談了一些客套話，馬末便走了。

當我走進房間，叫她走時，她已躺在床上哭泣，我催促她快點回去接客。

「因仄，你知道那個暹羅人嗎？」她流着眼淚問道。

「不知道。」

「他就是我的頭家，一間院的主人。就是他強迫我接客，每個月要我繳交三百塊錢，如果不交，他就會找我算賬。這個，政府密切注意走私吸毒的事情，我很難拉客，實在交不起三百塊錢，所以，今晚他就來了……」她越說下去，越哭得淒慘，簡直是個淚人兒。

「今晚你打算怎樣？」

「所以剛才我要求你，讓我在這裡躲避一晚，明天就聽天由命了。」說完她長長嘆了一口氣，身體翻過去，露出背上一條條的鞭痕，和火烙的焦點。

我知道她是一個可憐的女人，值得可憐的女人，便答應她在這裡住一晚，並答應明天替她想法子，逃出那殘酷的魔掌。她悽慘地一笑，並無表情。

等到明天日上三竿，我去敲她的房門，千叩萬敲，都沒有反應。我沉不住氣，用斧頭破門而進，却發現吊着一個女人，她就是阿絲霞，已香消玉殞多時了。

由於阿絲霞之死，泰馬邊境走私組織便部份瓦解了，彭古魯，一位暹羅人（阿絲霞的老）被警察逮捕了。而我對阿絲霞的深情與殘酷，深深烙在我的心版上，再也不能忘記……

告別記憶

君紹

遠去吧，記憶的翅膀，我的囊空如洗。

累累的債，我沒有能力償還！

遠去吧，記憶的翅膀，我的腦子已經空洞。破碎的心，正需理智的針線，樂觀的修補。我的感情已經破產，再也編織不了輕盈的夢。

如今，虹彩的紅光，再也不能把我浸過醋酸的魂挑醒；我要的是無邊的天藍，心湖中能浮映出寧靜。

遠去吧，記憶的翅膀，願長風如帆，送你走上燦明的境界，在永恆中，永不再相見。遠去吧，記憶的翅膀，我渴求安息。

宣建人

我

在

拉

坑

· 廖迅 ·

帶着一顆破碎的心，我來到王君的家；我打算在他家裡住幾天，以調劑一下我的心情。爲了逃避痛苦的侵蝕，我像流浪者卜居在異鄉。

車子經過芙蓉市區時，已經是傍晚時分了，再跑，就是拉坑了。王君住在小拉坑——拉坑鄉村。我把包袱放好以後，並不打算沖涼，却嚷着要去散步，順便欣賞拉坑一帶的景色。王君提議先到拉坑湖去欣賞晚霞。拉坑湖——在我的聽覺中是個陌生的名字；我想，它一定是個美麗的，可以媲美皇家山上的兩個湖。豈知當我到達所謂拉坑湖時，我失望了，它却是個憂鬱的湖。湖邊長着些疏落的蘆葦，岸邊還有些牛脚印，土壤不時泌出一種令人嘔吐的氣息；湖水是多麼濁，湖面上似乎長着霉。與其說是湖，毋寧把它叫做「泥油塘」。這兒不是詩人的靈感溫床，更不是富人遊樂的天堂；和它發生最密切關係的都是那些受鞭撻，受輾軋的豬牛！忽然，我發現湖岸邊有一些灰燼和燭枝；於是，我就向王君問起它們的來由。王君嘆了一口氣，吞吞吐吐地說道，語調之中充滿了哀傷。

「每逢初一十五，迷信的村人一定到這兒來祭拜一個冤魂，我——我也不很清楚，不過，我可以把我所知道的一點告訴你。幾年前，村子裏多了一個陌生婦人，她從外坡搬來的。她的來歷，沒有人清楚。她住上一個相當長時間以後，村人才知道她是個瘋婦，於是，屋主婆把她趕出來……她大哭大笑了幾天，粒米滴水都不會入口，雖然村子裏有些好心人給食物她吃……有一天，她失蹤了，村人以爲她跑到外地去了。過了幾天，看牛的亞毛到湖邊替牛沖涼時，發現了她的屍體，她自殺了……從此，村人就時常聽到哭鬼，哭得很淒涼。我也聽過，在晚上，令人毛髮聳然……」

「哦！原來是這麼一個悲慘故事！」我出神地聽完這段悲劇時，不禁唏噓嘆息。眺望着湖面，我彷彿看見水面上浮起一個水鬼，她很恐怖，眼睛流着血，滴在垂在胸前的頭髮上……
「別想入非非了！我們回去吧。」
王君把我的沈思打斷了，我從幻覺中醒過來，但頭腦裡還有點昏

迷。

「噢！剛才爲甚麼有『哇』地一聲？是鬼叫？」

「不！那是『釣魚郎』的叫聲。」

「哦！」我釋然了。

抬頭望望天空，天邊還有最後一片晚霞；瞬間，它就消失了，因爲夜來的步伐聲，已經清晰可聞了。

「我們現在到哪兒去？」我問王君。

「遊藝場！」

遊藝場是個花花世界，不是我應該去的地方；即使去了，像我們這樣的人，那裡有好的心情去欣賞花花世界裡的東西呢？

「現在的遊藝場已經荒蕪了，不再是以前那個模樣了！」王君向我解釋道。

「奇怪？難道芙蓉的大老闆們已經修身養性了嗎？或者是因爲變相的舞女們已經從良了嗎？抑是……？」我暗暗地凝思。

夜已經來臨了，一個淒清的夜。我和王君漫步在拉坑街上。一般來說，拉坑的夜街是寂靜的，而且有一分疲憊的感覺。工廠

不再冒煙了，機器不再呻吟了，它們都已經安息了。明天早上，它們將會負起更大的任務，更多的責任！可是，當我們經過板廠時，我却發覺有些工友們還在工作。一個穿着相當整齊的工頭，優閒地吸着煙，從旁指點工友們做工。那些赤着上身的工友，滿身都沾滿板糠，豆大的汗從額上流出來，滴在木板上。

拉坑街的路燈是明亮的，像年青人充滿光輝希望的眼睛一樣。汽油站的霓虹燈是那麼燦爛醒目；但那街邊賣「鬼條」的小販，點的却是煤油燈，是多麼昏暗。跑街的人很少，小販們沒有甚麼生意；但他們是生活的信徒，他們曉得，多賺一毛錢，家人的臉上就會多掛一絲笑容！

我們走着走着；忽然，我覺得好像有東西掉在頭上。伸手去摸，是輕軟的，看看手，啊！不得了，是鳥糞！王君笑了，他說這是燕子的炸彈。我抬起頭來，看見電線上，站着密密麻麻的燕子，牠們還未睡，仍在那裏呢喃着。燕子，我在燕子城已經見過不少了。可是，我從來沒有受過牠們的禮物。現在，我在拉坑受到了——拉坑的燕子真熱情呀！

在有旋律的步伐聲中，夜是逐漸深沉了。而我的心靈却洋溢着詩的和諧。一個多月以來的憂鬱和苦悶，已經消失殆盡了！

托爾斯泰逝世五十周年

· 後臣 ·

二十世紀初蜚聲全世界的大文豪托爾斯泰，大家對於他都有若衆星拱北辰。但到了晚年，他爲了家庭糾紛與夫人不睦，在一九一零年十月二十七日的深夜，突然單獨出走，離開家庭，事前祇有他的小女兒維美娜知道。這時托爾斯泰已是八十二歲的老人了，離家不到一個月，即十一月二十一日，病死在一個鐵路的小站上，僅有他的小女兒一人在旁送終。一代文星，竟然死得這樣淒涼，這是令人爲之嘆息不置的。屈指算來，到今年的十一月，正是他逝世五十週年紀念，根據他的傳記和晚年日記，以及他的女兒維美娜回憶錄，遂作如下的報導。

幼年身世

他是一八二八年九月九日生於莫斯科南部的亞斯拉波里亞拉，今年是他誕生的一百三十二週年的紀念。簪纓門弟，閱閱世家，祖父曾做過將軍；父親是陸軍中佐；母親是公爵的女兒，性情溫柔，善於治家；他有兄弟四人，一個妹妹。一八二九年，可憐的他，還不到兩歲，慈母就見背，成爲無母的孤兒，他寄居在孀母家裏。一八三二年，真是禍不單行，這年孀母又突然逝世，他寄養在孀娘的妹妹尤希甫夫人家裏。一八三六年，父親也死了，這時真成爲一位

孤哀子，他只得仍寄居尤希甫夫人家裏。

一八四二年，由於他的秉性聰慧，也許是偶然的機會，一個十五歲的孩子，居然考進了加森大學文科。

一八四三年，誰料到一個鼎鼎大名的作家，竟在學校功課不及格，他以爲自己並沒有文學天才，於是轉入法科攻讀。

一八四八至一八五〇年，功課仍不好，不得已，祇好退學。

一八五一年，托氏與他的哥哥尼古拉斯去高加索，服役軍中，任砲兵下級軍官。

著作等身

一八五二年，他已經寫了不少的文章，出版了三部著作：

(一)「我的幼年」(處女作)。

(二)「地主之朝」。

(三)「侵掠」。

一八五三年十一月，克里米發生了戰事，他勇敢地參加作戰，曾經披堅執銳，衝鋒陷陣。

一八五四年「少年」出版。

一八五五年八月，戰事結束了。十一月，他回到了彼得格勒完成了「塞瓦斯托波爾」，開始寫「青年」。

一八五六年，他已到了文思潮湧的境地，整天不停地創作，這年出版了「兩個騎兵」和「吹

雪」，同時繼續寫「青年」。

一八五七年一月，爲了充實寫作內容，他需要到國外去旅行，於是先到德國、法國，然後至意大利、瑞典，八月才回到故鄉，把「青年」寫完了。

一八五九年，「三人之死」、「家庭的幸福」出版。

一八六〇年，他的興趣突然轉變，第二次又出外遊歷，研究的是兒童教育。

一八六一年，他在鄉間辦學校，教育農民。「科薩克」出版。

一八六二年九月二十三日，三十五歲的托爾斯泰和十八歲的沙菲亞小姐結婚，她是莫斯科一位醫生的第三個女兒。這位小姐，後來竟成爲最愛財的太太，生活奢華，她希望托爾斯泰整天寫稿，增加收入；但托氏的性格剛剛和她相反，他只要寫出的作品好，有錢無錢，倒無所謂。他的生活非常簡單，儉樸，而沙菲亞却愛虛榮，最注重物質享受。到了八十二歲的高齡，他離家出走，死在外間，顯然與家庭不睦有很大的關係。

一八六三年着手起草「十二月黨」。

一八六五年「十二月黨」繼續在寫，「戰爭與和平」又開始着筆了。

一八六八年，寫了將近六年的「十二月黨」脫稿了。

一八六九年，「戰爭與和平」脫稿，一共寫了五年，這是奠定他成為世界大文豪的作品。

一八七三年，「安娜卡列尼娜」脫稿，文名益盛。

一八七八年出版「最近之回憶」。

一八八二年出版「懺悔錄」。

一八九〇年出版「無抵抗論」。

一八九七年出版「藝術論」。

一八九九年，又是一部轟動世界文壇的巨著「復活」出版。

一九〇五年，「世紀末」出版。

一九〇六年，他已經是七十九歲的高齡了，但他仍然夜以繼日地創作，這年出版了「論莎士比亞」和「讀書一週記」。

出走內幕

上節曾經提到他與夫人莎菲亞小姐，在性情方面有極大的距離；一個奢華，一個儉樸，這是他倆不睦的遠因。至於近因，則因托氏本人晚年思想更發生了變化，改變生活方式，因而夫妻感情更加不能融洽，時常發生衝突。托夫人不滿意托翁晚年所結交的朋友，托翁則猜疑夫人已有外心，兩人的感情裂痕愈來愈深。托翁雖在衰年，爲了不堪自己神經上的痛苦，終於毅然出走了。

據托翁女兒羅美娜在她的回憶錄中說，有下列兩件，可以窺見她父母晚年感情不洽的情形：有一天，我母親因爲可怕的猩紅熱病殺死了我們最小的妹妹，心中有說不出的難受，而我的父親則繼續他的工作不輟，我母親恨恨的向父親質問道：她是我們最鍾愛的小寶貝，現在不幸染病死了，而你連哭都不哭嗎！我父親不待她說完，就詛斥道：請你不要這樣胡說罷。又有一次，我母親最不喜歡父親那時要好的朋友契爾科夫，那天父親恰巧從契爾科夫家中很遲的回來，母親便發怒說了契爾科夫許多壞話。父親便不和她辯論，祇是冷冷的說了一句：「可怕的婦人！」不

高興的起身走了。

出走遺書

托翁的出走，是在一個冬天的晚上（一九一零年十月二十七夜），據羅美娜的記載，當時托氏夫人的歇斯底里，正在發作，終日精神恍惚，言語錯亂，托翁本人儘量避開她，避免和她衝突。到了那天晚上，托翁乘家人睡熟的當兒，突然獨自離開家庭。一人蹣跚的走了，他去後會留下一封信給他的妻子。原文如下：

「一九一零年十月二十八日，黎明四時寫。

「我的離開將令你感到困難，我很抱歉；但是請原諒我，並且相信我除了這麼做，實沒有第二個辦法。我在家中的處境，已經到了令我無法忍受的地步。除開其他一切開支之外，我現在已不能再生活在我過去所生活慣的這樣奢侈的環境中，因此我祇好依照像我這樣年歲的人常採取的辦法，遠離世俗的生活，一人在和平安靜之中去消磨我最後的歲月。

「請理解我，並且請勿跟蹤我，即使你知道我在何處。如果你來了，祇有對你和我地位都有損害，而且不能改變我的決定。

「我謝謝你同我相處在一起的四十年的生活，並且請你原諒我對你的任何過錯，正如我已經誠心的原諒了對我的任何過錯一般。我勸你努力適應我離家而造成的新處境，並且不要懷恨於我。如果你有甚麼告訴我請告訴羅美娜。她會知道我的住處，並且會將必需的一切告訴我的。至於向她追問我在何處，她不會告訴你的，因爲她已經答應我，決不告訴任何人。

托爾斯泰

附啓：我委託羅美娜收拾我的雜物和原稿寄交給我。」

這是出走留書的全文，可見托翁晚年精神上的痛苦，有不得不出走的原因。羅美娜又曾述及他父親出走以後的情形。她說：

她（指她的母親）將信拋在地上，跑了出去

。口裏喊道：「他走了！他真的走了！離開他，我實在無法生活，我決定跳水自殺了！」

我喊布加科夫，他剛從契爾科夫家回來，叫他幫助我一同去追母親。布加科夫立刻向她後面追去。她沿着小路跑去，沒有套鞋也沒有外衣，一直向水池跑去……我一跳向她撲去，但是她滾過去跌入水中。我來不及扯住她，她開始向下沉了。布加科夫和我一同跌入池中，水深及胸，我將她拖起來，由布加科夫和瓦尼亞兩人將她抱起來。一人扶着一隻手臂，將她抬回屋內。「羅美娜！」母親喊着：「打電報給爸爸，說我決定自殺了！」

托翁到了車站，還寫了一封信給他的女兒，原信的內容如下：

「我們平安的到車站了。也許會到奧勃拉斯拉，等我的信，告訴契爾科夫，如果到本星期四還沒有接到我的信，就將消息送到報上發表。親愛的，當你知道我在何處之後——你很快就知道我的——請即寫信給我，將我走後的一切詳情告訴我。他們對我出走的反應如何？以及一切等等，愈詳細愈好。十月廿八日於希科基洛。」

從羅美娜的回憶錄來看，托氏夫人後來還是很懊悔的，她不能離開托翁的生活。但是托氏始終拒絕和她再相見，直到臨終時也不肯同她再見一面。

最後還有幾點要補充的：

一、托爾斯泰自從二十五歲開始創作至七十九歲，一共寫了五十四年，計出版四十四部作品，上面羅列舉的是比較重要的著作。

二、儘管托翁本人並非富有，但他最喜歡購濟貧民。死前他曾立有遺囑，要將整個家產的十分之一，分贈給老弱殘廢。

三、當托翁從軍時，有一次，他奉命駐守山明水秀的哥薩克村，在那裏住了很久，靈感特別豐富，所以寫下了不少的佳作。

翁媳之間

蔡文甫



五十六歲的邱老頭，送完牛奶回來，將裝滿空瓶的帆布袋從自行車上搬下。然後提了一瓶鮮牛奶，走到隔壁房內，將奶瓶放在靠窗口的一張桌上，便四處尋找空瓶。

這是他的房客江先生住的屋子，他剛搬來不久，便定了一瓶牛奶。每天很早他就送給他了，今天是星期日，江先生起得較遲，他在送完牛奶後，回家時才帶給他。

他在江先生房內躡手躡腳地探望，到處都沒有空瓶的影子。他感到奇怪，空瓶每天都放在這桌上，今天為什麼會不見了呢？他不願再花時間找了，認為那空瓶一定是滾在甚麼角落裏，不久便會發現的。他正要跨出門，側轉頭便見江先生瞪眼躺在床上。

邱老頭突然感到尷尬起來，他自己在房內東張西望，算什麼一回事呢？一定要說明原因了，於是他揚聲道：「空瓶到那裏去了？」

江先生直着脊背從床上坐起來，伸了一個懶腰，迷糊地說：「在對面屋內。」

「什麼？」老人驚詫地問，像沒有聽懂他的話。對面是邱老頭的兒子和媳婦住的屋子，他已和他們吵過嘴，說過再不與他們來往的了。現在他雖和他們同住一個院子內，他不和他們說話獨自一人燒飯吃，他們為什麼要拿他的空瓶呢！

「噢！」江先生拍着腦袋，像在想那空瓶跑走的理由。「那是小龍拿去玩的。」小龍是邱老頭三歲的孫子。

邱老頭沒有聽完，便掉頭向外跑，到院中衝着對面的門叫道：「快把空瓶拿出來！」

「來啦！來啦！」屋裏是他媳婦回答的聲音。「小龍，把空瓶送給公公。」

邱老頭氣虎虎地兩手撐着腰，雙腳分開使勁站着。含笑的陽光，輕暖着他的兩頰和手臂，使他身體有軟綿綿的感覺，但這並沒有減輕他的憤怒。他想到那隻瓶決不是小龍拿去玩的，江先生並沒有吃牛奶，而是他的媳婦請江先生代定給小龍的。小龍在以前一直吃牛奶，吵架後他就不帶給他吃了，他們現在竟用這手段來欺騙他，他怎樣忍受得住這種事呢？

小龍蹣跚的搖晃着走出來，兩手倒抱着空瓶，站在走廊下呆望着。「公公，瓶瓶。」邱老頭更火了，他怪他的媳婦不親自送瓶來。現在小龍站着不走，難道還要他自己跑上前去嗎？

「來啊！」邱老頭被壓抑的憤懣，在喉中扭曲成燥裂的嘶聲。「拿過來。」

可是，小龍並沒有領會到公公的心情，仍是晃盪着空瓶。「你來啊——」

邱老頭真想上前去打他兩下耳光，或是踢他兩腳。但他知道：大人借小孩出氣是不合理的。如果他那樣做，一定會惹起別人笑話，他現在隱約地覺得江先生在背後窺探。扭轉頭，江先生真的在旁注視着他，他不好意思再僵持了，便上前拿回空瓶，掉頭便走。

小龍「哇」的哭喊起來。他腳步停頓一下，想看清小龍是不是不摔倒碰破了額頭。但他怎能當着媳婦的面，表示出關心小孩的樣子。他眼角斜視時，見她正在窗口看着他。

他蹦跳着衝進屋內，空瓶被摔進帆布袋，便將自己摔在床上。他兩手托在腦袋後，舉起頭向外凝視。清麗的陽光，灑在潔白的李花上，他好像嗅到被蒸發的花香。在微微搖曳的花中，彷彿看到小龍張大嘴巴叭着，兩行眼淚順着紅胖的面頰向下爬。他現在不明白自己，為什麼要發這麼大的脾氣了。當然，他覺得他的媳婦太過份了，小龍要吃牛奶，祇要向他說一聲，他一定會帶一份給他的，為什麼要轉請江先生呢？難道她真的不理他了？他才不要理她哩，從吵嘴後他就這樣決定了。

吵嘴的事並不怪她，他的媳婦出去玩了，將小龍放在家裏無人看管，結果是哭啊、鬧啊、亂成一團。她回來時，他就罵她幾句。但她頂撞地說，小龍是她養的，不要他管。好啦，他對他們的一切都不管了，但小龍為甚麼又要吃他的牛奶呢？他一定要將這件事弄個明白。

他倏地從床上躍起，衝進江先生的房間，江先生正抓着一把牙刷刷牙。

「你的牛奶，從明天起停送了！」邱老頭的話，冷得像冰似的。

江先生楞視着他，被他臉上的氣憤弄糊塗了。「不早爲了我沒有先付錢吧？」

「不，不。」他答，在屋中頓着腳，「我受不了這氣，牛奶絕對不送給你了。」

江先生見他的眉毛揚起，臉被惱怒扭歪了，

叮 嚀 · 阮 清 ·

炎熱的下午，我從昏睡中醒來，披了件寒衣，迷迷糊糊地走出臥房，斜依在廳前的欄干上，睇目四望，沒有一絲兒風，椰樹也像凝住似的，一動也不動。柏油路好像烘爐一般，炎炎地冒發出輕烟。一輛滿載着木柴的牛車，緩緩地走過，牛頸上的鈴子，叮叮『噹』噹地响着。車夫懶懶地斜靠着車廂，眼睛似乎被柏油路上的光，照射得睜不開。

拍的一聲，電風扇也跟着『噹』噹地轉動。房東的兒子怡然地坐在沙發上看書。我蜷縮着身子，溜回臥房，蒙上被，身子才覺得暖和些。我這異常的舉動，引起好心的同房的婉殷勤的垂問，却惹起我滿腔的辛酸，喉嚨哽咽着，只能擠出一個苦澀的微笑。望着她那仁慈的臉孔，使我不期而然地想起你。

「媽！我病了。」

我輕輕地低喚，可見四下一片寂靜，那有媽的影子。昨天，學院考試完了，同學提議到海濱拾貝殼。我因前一天晚上貪涼快，睡時忘了關窗子，半夜被雨淋醒，因此受了涼，身子就有點不舒服。可是我早個過於任性的孩子，太向往於海濱的景色，看見朋友們要到海灘去，也隨着她們一道去了。等到回來時，頭開始隱隱作痛，全身皮膚灼熱得很，骨子裏却如墜入冰窖般的冰冷。滿懷喜悅的心情消失了。我靜靜地躺在牀上，承受着內心的譴責。於是，媽臨別時的叮嚀又浮在我的腦海中了。

「出門得小心啊！不要太任性，好好保重身體！——」

當時，我還笑媽囉嗦，以為像我這般年紀，難道還不能自己照料自己嗎？況且，在家鄉時，同學們也說我是個有男孩子氣質的女孩子，和同學爭高下也從未失敗過。

但現在回想起來，我的眼淚終於奪眶而出——一串充滿着懺悔的眼淚！

今天晚上，我要坐下來寫封信，我要這樣向媽懺悔：

「媽，你的孩子病了，這次又是爲了要強和任性的緣故。我現在正躺在牀上，感念你的愛，感念你先見之明。媽，容我用眼淚向你懺悔吧……」

便勸他道：「你別急，先把事情弄明白；沒有誤會，人們就沒有糾紛了。他指一指桌旁的椅子。」

「請坐。」

邱老頭正要準備坐下，側轉頭便見他的媳婦抱着小龍向這裏走來，他不願和她同在一屋，便搶着跨出門外。

「喊公公啊！」她低頭對小龍說，這時她正攔住他，將搭在手臂上的一件灰色毛衣，繫在他的面前。「這早替公公結的」。她說：「這幾天早晨特別涼，有了年紀的人是不能受涼的呀！」

他怔視着那件毛衣，不知道是接受的好，還是拒絕的好。

「公公！」小龍從母親手中搶過毛衣，伸向他。他乘勢將小龍抱了過來。這時他感到身上的血從頸中湧到頭部，他不願將自己的紅臉被媳婦看到，便將小龍的臉，緊貼着自己的面頰。

「小龍的體重減輕了，」邱老頭乾咳着說：「明天還帶一瓶牛奶給他吃吧！」

江先生在屋內聽到後，轉頭便看見伏在公公肩上的笑嘻嘻的小龍，便對小龍扮一滑稽的鬼臉。

三部曲

· 艾 夫 ·

(一) 生命底火花

燃起生命底火炬，
盛着詩底酒。
我要奮鬥，
我也要狂飲。

當火炬燃得燦爛，
我要盡情痛飲。
當它熄滅時，
就靜悄悄地安息。

(二) 心 曲

寒夜寂寞而黑，
蟋蟀底低鳴帶着哀怨，
心湖的浪花激盪起傷痛。
時節像是一支憂鬱旋律；
斷斷續續在我腦海中縈繞，
我悲痛但也珍惜。

(三) 倩 影

平靜底心湖，
有時也盪起愛的漣漪。
珍惜過去底愛情，
宛若曲傷纏繞破碎底心靈。
啊！甜蜜底愛，
那孤寒底長夜裏我爲你失眠。

美麗的童年

木偶戲及其他

·姚拓·

除非是過節的大日子，或者是祭祖時，才有戲班子來我們鎮上演戲；但每年至多也不過三兩次，每次只唱三天而已。平常，鄉裏簡直沒有其他甚麼娛樂；好在從我們的祖先起，就一直過慣了那樣勞苦的日子，大家倒也不覺得怎麼苦惱。假如偶然有木偶戲或者「說書」的從鎮上經過，那真是一件大事。現在，在城市住慣了——也許是半歲大了——對甚麼舉世聞名的歌唱家，大明星臨時登台的消息，好像與我無關似的，我從不去捧場，也懶得去一睹風采。可是，小時候一聽說木偶戲要上演了，其高興快樂的心情，遠非筆墨可以形容。木偶戲的戲棚，僅有一平方公尺，只能容納一個人鑽在棚內。戲棚四周圍着深藍色的舊土布。單單看布棚上五顏六色的補釘，以及厚約半寸的墊土，就可以斷定它的年歲和歷史了。鄉下人似乎也從不計較戲棚的新舊，只要有木偶從棚內鑽出來就已經心滿意足。

木偶上演的時間，多半是在晚飯以後。也許是夜晚大家才有空閒；也許是戲棚內那盞欲熄不熄的風燈，在漆黑的夜裏，特別具有吸引力，能够緊緊地抓住觀衆的心弦。通常玩木偶的只是一個人，在未上演之前，他先手打鼓，足敲鑼，口吹喇叭，大事喧鬧一番。這噪耳的吵聲，是告訴村內的人們，說好戲快上演了，趕快來找座位。這時候，只要能够聽到鼓聲的人家，不用說第二句話，馬上抬椅子，搬椅子，慌慌張張向木偶戲棚趕去。別看女人們的小腳纏得又緊又痛，但爲了看戲，個個健步如飛，眨眼間就把整個木偶棚圍得水洩不通。

我已記不清楚木偶戲到底演了些甚麼戲目，因為代表木偶的幕後演唱人，永遠是口內含着奇怪的蘆笛，混着鼻音唱出來的；即使請一個世界聞名的語言專家，也無法分辨出來他吹唱的甚麼意思。不過有一種聲音，我還可以辨認，那是馬嘯聲；一隻小木馬跳躍着由幕底鑽了出來，接着就聽到「吱吱，吱吱」又長又顫的聲音——據說這就是馬叫，雖然和我們鄉下的馬叫完全不一樣，但大家都一口咬定說它馬叫，我當然也就深信不疑。另外一種聲音，是木偶發怒時，用它的頭用力地向棚沿撞去，「碰碰碰」的木撞木頭聲，以及幕後演唱人的「吱吱喳喳」聲（和馬嘯不相上下）。這一下，馬上惹得觀衆們哄然大笑，老先生和老太太個個笑出眼淚，少女們笑得前仰後合，小孩子笑得恨不得在地上打一個大滾。

木偶戲有喜劇，也有悲劇。我是從觀衆們的臉上看到的。雖然觀衆們永遠聽不懂木偶的聲音，但從古老的傳統上，他們知道木偶們應說些甚麼或唱些甚麼，他們也就跟着永無表情的木偶哭泣，或驚跳。例如披髮的魔鬼，在戲棚內緊緊追逐漂亮的少女，觀衆們莫不心驚胆跳，孩子們伏在媽媽的懷中連出氣都不敢大聲；遇到公子落難的場合，老太太們就一把鼻涕一把淚地抽噎不止；少女們更是多情，粗大的手掌擦着她們紅紅的眼睛。

木偶們在戲棚內的演唱并不十分吸引我；吸引我的，倒是戲棚內的情形。我常常鑽進幕內看看裏面到底有些什麼把戲。可是，有一次，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從一塊破補釘處鑽進裏面偷看，誰知忽然被那個玩木偶的人發覺了，狠狠狠地瞪着他那雙黑黑的圓眼，一手持着披髮的女鬼木偶，要向我頭上打來。嚇得我連忙縮了回來。結果白受一場虛驚，什麼也沒有看到。

第二天，玩木偶的仍然挑起他的箱子趕路。那兩隻木箱，又舊又破；但在我們孩子們的眼中，覺得箱子裏面裝着的，是最神秘最奇怪的東西。

後來，我和我的堂兄，非常天才的做了一套木偶。木偶的頭是用泥做的，有關公，有張飛，姜子牙，樊梨花等等。手臂是用鐵絲，刀棒是用竹片做的。差不多化了我兩個人一個多月的功夫才做成功。木偶的衣服是央請鄰居們的女孩子縫的，百花綠綠，有二十多套。可惜我們的天才不能得到學校教師及父兄們的贊許，只好偷偷地在老師午睡時間內，召請小朋友們到課室內去參觀。戲台是在桌子底下。桌子四腳圍了塊破布——是從媽媽的舊衣堆中偷出來的。我們兩個人盤着腳，弓了背，在桌子底下大演我們的木偶戲，居然引起小觀衆們一致的叫好。誰知有一次驚醒了鐵面無情的老師，他老人家提着紅木板子，把我們的觀衆全部趕跑。我們兩個天才演員從桌子底下爬出來時，屁股上吃了幾板。從此，我們的「地下舞台」壽終正寢。

× × ×

假如說書人來到村上，比起木偶戲來更為興動。因為木偶戲到底不是正統，而鄉下人最愛聽的「公子小姐」的故事，木偶戲也不能盡情表達。但說書人的一把胡琴，一張小鼓，兩片鐵板，一塊驚堂木，一張破桌子，就可以上至王公貴人，下至販夫走卒，都能一一描述，尤其是公子落難，小姐多情，後花園私訂終身這類事情，說書人更可以盡情發揮。如果一晚說不完，那麼就「且聽下回分解」，一連五晚六晚，包準座無虛席。

說書者的聽衆多爲婦女。說書的場合要比玩木偶戲肅得多。說到緊張處，聽衆莫不屏息以待；說到諷笑處，莫不全場哄然；說到凄苦處，每個人的臉上都掛着兩條淚痕。我記得隔壁有一位嬌嬌，感情最

新·年·絮·語

又上征途

爲豐富，凡是一說到公子落難，她就咽不成聲。一直到大團圓收場，才子佳人結成親眷，然後連登三科，大家才掛着帶笑的淚淚回家。

沒有聽過說書的人，或許無法領略聽說書時的感動情形。有些口才伶俐的說書人，確能很恰當地把握着全場悲歡哀樂的氣氛。「老殘遊記」中會記有一段記錄說書者及聽衆的情形，想大家在課本中都讀到過。凡是說書人，都經過相當長時間的訓練，說起來有條有理。他們的聲調大多抑韻，聽來十分順耳。抑揚頓挫，均恰到好處。這是純粹的民間文學，有很高的藝術價值。可惜從前沒有人去收集整理，而說書者又是代代以口相傳，到現在恐怕已無法收集了。

我敢相信，即使現在我們的鄉下人，仍然不知道「電影」是什麼東西。何況前二十多年，電影還十分普遍，中國各小城市，根本連個電影院都沒有。我是一直十多歲，有一個假期，去到西安看望我的三哥，才第一次在西安看了電影。

未去西安之前，我就下決心非去看一場電影不可。課本中以及從城市回來的人的口中，把電影形容得那麼奇怪，簡直如真人一般模樣；但「奇」到什麼程度，却不是憑想像可見的事情。既然到了西安，豈能不去見識見識。

到西安後，恰好我三哥沒有在家。我等不及他的嚮導，就一個人坐了人力車，請車夫拉到一間電影院去。他用着陝西腔問我：「去那間戲院？」

我連忙更正他：「不是去戲院去電影院！」

他一聽我的話，就知道我是個土包子。接着問我：「去那家電影院？」

這一問倒問住了我：我哪裡知道西安電影院的名字？幸虧我井不十分「土」，自作聰明地說：「你拉到最近的一間好了！」

他不再問話，拉起車子就走，轉了好幾條街，在一間戲院門口停

下。我看了看，只見門口上寫着「中山戲院」四個大字，並沒有「電影」的字樣，就很不客氣地對那車夫說：「我是去電影院——並不是來戲院呀！」

他也生起氣來，大聲說：「戲院就是電影院——你真是——」下句話還沒罵出來，我羞得滿臉通紅，幸好是夜晚，連忙付錢，溜之大吉。看完電影，才知道被那個車夫搗了笨，原來那家戲院距我住的地方只隔一條街，幾十步就可以走到，他却轉了好幾個圈子。

那家電影院比起馬來亞任何地方最壞的電影院還差。

不對號，也不分等次，櫟子是木板釘成的，坐起來吱吱亂叫。我那時候不知電影分場的時間，糊裡糊塗買了張票，就連忙走了進去。電影已經開演，場內一片漆黑，正如俗語所說的「伸手不見五指」。沒有侍者帶票領路，我只好呆在門口，站着觀看——我們鄉下看戲，男人們都是站着的。過了一會，大概是一位領票的人走過來對我說，

請我到後面座位坐下，免得站着妨碍別人的視線。我仔細地向四周看了看，才知道大家都是坐在那裡觀看，我坐在後面看了一會，眼睛已習慣黑暗，忽然發現前面四五排座位都是空着的，我暗自在想：剛才那位侍者一定欺我是第一次看電影，才讓我坐在最後一排；我們鄉下看大戲時，站在第一排才能看得清楚。爲了表示自己不是「土包子」，挺起身來，走到最前面一排坐了下來。這一坐，可把我的雙眼弄得下亦樂乎，眼珠跟着電影上的人物，跳上跳下，跳左跳右，幾乎要跳了出來。但又不甘示弱退到後座，用力睜大眼睛讓眼珠跳舞。那場電影的名字好像是「滿園春色」，可是是誰主演，是些什麼情節，在當時就沒有看得清楚，只看到銀幕上斗大的腦袋，斗大的手足，以及跳躍着的不清晰的形象，連人的眼鼻都沒法分出。

電影終場後，我幾乎走不出戲院。因爲眼珠子一時不能歸還正位，差一點沒變成個斜眼佬。

新客。

年總會比去年好」，彷彿過去所不能解決的一切問題，現在可以解決了。事實當然不會這樣，而希望中總想能够這樣的。於是乎，新年就顯得平凡了。

人生，是一條漫長的路，誰也得走着，走着，繼續不斷地走着，一直走到目的地爲止。而時

序的更易，就是我們的一個中途站，歇一會，透口氣，我們還要向前走。所以，我們迎接着新的一年，應該鼓起新的勇氣與力量，大步向前，永不退縮。這樣，才會使這些將要來臨的日子，不會像那掛在牆上的日曆一樣，厚厚的一疊，一天一天被撕去，只是一種歲月流逝的記號而已。

我們必須明白，那些我們所希望得到的一切，不是我們的後面，而是我們的前頭。前頭嗎？說近不近，說遠不遠。這個且不必問，只要我們走去，或者馬上，或者明天，或者後天，我們就可達到，一定可以達到的。有時我們走到半途會跌倒，那是常事，又是小事，我們趕快爬了起來，還是抖擻着走去。如果我們偶爾走不通，動動腦筋，想想法子，從困難中打開一條出路來。我們要是走得倦了，咬緊牙根，提起腳步，兩眼朝前看，無形中又有了活力。我們是這樣的走，不怕遙遠，不怕崎嶇，不怕荆棘，不怕烈日、狂風和暴雨，向前去，永遠向前去。只有前面，更前面，才是滿足我們要求之所在啊！

我們人類的腳，和鳥類的翼、魚類的鰭、獸類的蹄，同樣有着變動自己位置的作用。誰不變動自己的位置，誰就會偏促一隅，甚至活活的困死，這是多麼可哀！所謂「動物」，主要是一個「動」字。動者行也，只要肯行，前面不怕沒有路，不怕路行不通。路，都是行出來的；不行，就永遠沒有路的。

前面說過，人生之路是漫長的。因此，一年的開始，又是我們踏上征途的新起點。朋友，向前走吧，日子似在沉靜中溜過去，而我們的希望却永遠地在跳動中。

哀樂中年

在新年裡，我發現自己頭上添了幾莖白髮，彷彿有一個陰影籠罩在心頭，說不出的恐懼、憂鬱和煩惱。不過，對於這些突如其來的不安情緒，我又無法加以解釋，只好借用清人龔定庵「中年哀樂過於人」的詩句，藉以自嘲一番。

一般人以為中年並不如青年時期那樣易於激動，其論調是青年乃一片天真爛漫，而中年却不免流於世故，轉趨麻木。其實，這只是皮相之談，因為中年的情感不但比青年來得深沉，而且更為波瀾壯闊。到了中年的人，他雖不容易動情，

但到了真動情時候，連他自己也很害怕。顯而易見，青年遇小小傷心的事，便會痛哭失聲；中年的眼淚，則似乎比金子還貴。所以，青年死了父母或愛人，當時雖痛不欲生，過了些時自會淡忘；中年對骨肉的生離死別，表面容或沒有那樣露骨的感動表現出來，而那深刻的悲哀，却會長久的噬蝕其心靈。這一切，當然只有中年人才能明白，也只有到了中年才能體會到的。

常聽人說：中年人的心思，特別是中年的智識份子，和秋天的氣候一樣，帶着濃厚的頹廢色彩。是的，一個人到了這樣的年紀，年來年去，從春花秋月大自然的變幻，到世界上一切人事的滄桑，什麼都看透了，什麼都經歷過了。因此，在他們的心目中，不論什麼事情，都不見其怎樣了不起的嚴重。中年人又因此而有自己的某一種嗜好，細微如濃煙、苦茶和烈酒，明知有害身體，也克制不了。這種「人生行樂耳」的頹廢感，便是「哀樂中年」的情調，因為他們都已想到「人到中年，去日無多」了！

中年人尤多感慨，他們偶爾想起了青年時代的陳跡，那一片雄心大志，那一切夢想幻景，真箇如同隔世。他們的心情也已近於衰老，往往會迷戀骸骨，而不再有當年勇往直前的氣魄。他們在思想上交會自然的築起一堵高牆，是故無法跟着時代潮流前進，儘管他們知道這一潮流是必然會形成的，但如何能丟掉身上的大包袱呢？唉！「人到中年萬事休」，在他們自己看起來，這也許將歸於自然的宿命論吧！

人與鬼

自古至今，對於鬼的有無問題，一直是懸而未決，只能說「信者有之，不信者無之」，因為有鬼論者到底是無法拿出確鑿的證據來。然而，鬼的假定，却在人們的心裏生了根，從小孩子到老年人，幾乎沒有一個不談鬼色變的。既然人人都認定有鬼，又都怕鬼，可見鬼的存在已成不待証

而自明的真實了。

不過，儘管人們本能地相信有鬼，却始終沒有一個人能够清楚地描繪出鬼的形相來；即使有，也是言人人殊，矛盾百出。但也正唯如此，人們便可以信口開河，隨意所欲，說鬼的形相如何如何。在中國古籍中，就有這樣的一個笑話：有善畫者客于齊王，王問曰：「畫鬼易，抑畫人難？」客曰：「畫鬼易，畫人難。」王曰：「子嘗見鬼耶？安在而知其易也！」客曰：「唯其未見，故可以意爲之。若人則衆所共見，不可得而妄作也。」由此可知，人們對於鬼的想像是多麼隨便啊！

當然，笑話也有笑話的真理，從這個「畫鬼易，畫人難」的故事，我們可以演繹出一「知鬼易，知人難」的推論。鬼，假如說牠一定有，雖是一種難以感覺到的東西，但到底是可以用人們的「第六意識」而想像得到的。鬼之所以可怖，並非牠的本身有何可怖之處，而只因為牠是一種若有若無，似真似幻的存在，並專門隱藏在黑暗中活動，叫人無法捉摸，防不勝防，如此而已。假如世界真有「照妖鏡」那種寶物，讓人們能够看見鬼，那麼，人們對於鬼便無所恐懼了！

反過來說，人雖是最具體、最現實的存在，但我們若要捉摸他，認識他，理解他，甚至只觀看清楚他們的真面目，就比對鬼要困難萬倍。因為鬼的種類雖有多種，而鬼的臉相却不出幾個模型。人類就不然，他的臉相並不一定。所以，人的難測，實在比鬼爲烈。不寧唯是，鬼只能在黑暗中施其伎倆，而人類則具有變重本領，不但在黑暗中能作鬼祟的勾當，即在光天化日之下，也能够以千變萬化的形像，作波譎雲詭的活動。照這樣看來，人實在兼備人與鬼的兩種本領，而鬼則不能不下這樣的結論：鬼難知，人更難知；鬼可怕，人更可怕。

話到這裡打住，因為可能有人怪我大煞風景，偏在這年初歲首來談鬼呢！

驚夢記

• 霍桑 •

作者介紹

納遜紐爾·霍桑 (NATHANIEL HAWTHORNE 一八〇四)——一八六四生於美國麻省。他的父親是個航海家，很年輕便死了，霍桑日後就賴舅父的庇蔭生活。

霍桑在麥頓大學畢業以後，就立志以寫作爲生，所以回到故鄉去，苦修了十二年之久。他的第一部作品名叫「范蕭」，自資出版，但出版後又收回燒燬。此後，他寫短篇小說，仍到處都拒絕，他又將稿燒去。爲這件事，他日後寫了一篇題名叫做「文稿裏的鬼」的小說，來描述文人命運的坎坷。他作信號報的主筆時，曾寫了一些稿，但稿上却不能署上自己的名字，霍桑便感慨地說：「我是美國文人中最湮沒無聞的一個。」

一八三六年，他從自己的三十六篇散文中選出十八篇，自費出版，取名「舊事重述」。這本書出版後，霍桑的名字才爲人所知，文壇巨子多予以好評。其中愛倫·坡和朗佛羅會寫文章稱讚他的文學才能。

霍桑的第三本文集叫做「老曼司的苔痕」，全書共二十三篇，其中有兩篇極受讀者歡迎。後來的幾年，霍桑抱病，生活非常潦倒。在灰心之餘，他決心改寫長篇小說。於是，著名的「紅字」（亦譯猩紅文）便這樣問世了。自從這本書出版以後，霍桑就文名遠揚，再也不是湮沒無聞的作家了。後來，他繼續出版「述異集」，「七個三角牆的屋」，「快樂谷情史」，「駐英札記」，「雲石牧師」等。霍桑的名著「紅字」，前幾年曾被法國作家和出版者遴選委員會推薦爲一百年來最好的十二部作品之一。

霍桑稱自己的故事爲心理的傳奇。他的小說不以社會及世界事件爲前提，而是以「我們共同天性中的深淵」爲目標。他的作品的新格調，深深地影響了美國的文壇。

一個九月的晚上，有一家人正圍聚在火爐的週圍，爐裏堆積着山洪漂下來的木柴，乾燥的松球，還有隨峭壁滑下來的大樹的殘枝與枯梗。爐火熊熊作聲，向着烟肉直冒，同時火光四射，照耀着整個房間。父親和母親的面部，都帶着寧靜

而愉快的神色；孩子們更是笑聲四溢；那個長女正像十七年華青春幸福之神的影像；至於那位年邁的祖母，坐在最溫暖的地方，安閑地編織着，好像高齡的幸福之神的化身。他們在新英格蘭最荒涼而苦寒的地帶中，找到了一塊像三色紫蘿蘭

似的幽靜的地方。他們的家，位於白山的諸治山谷。那裏的風，一年四季都是凜冽刺骨的，到了冬季更是酷寒無比——每次刮起寒風，必定先光臨這家人的茅屋，然後再吹向沙柯的山谷。他們住的那塊地方又冷又險，因爲有一座高山，巍峨

矗立在他們的頭上，削壁峻嶺間不時有石塊滾下來，打從屋旁滑過；隆隆巨響，時常在半夜時分驚破他們的甜夢。

這位女兒剛剛講過一些很簡單的笑話，使大家都感覺非常愉快，正當那時，寒風由諸治山谷吹來，好像在他們的門前停頓下來——把門兒搖得格格作響，中間還夾着一點如泣如訴的悲音，後來向山谷那邊吹去。雖然這種寒風的悲鳴，與平常的風聲並無甚麼不同，却也使他們頓時覺得有一點悽愴之感。可是，全家人不久便再度歡樂起來，原來他們發覺有個旅客在敲動門鎖；其實他們早應發覺的，但因他沒有行近以前，風已經開始呼嘯，把他的腳步聲掩蓋住了，等到他抵達這家人門口時，風聲才停下來，嗚嗚咽咽地吹着，然後從門前黯然飄失。

他們雖然孤零零地獨處山中，可是每天倒也和外邊的世界保持着接觸。這座離奇的諸治山峽像是內陸貿易的一條大動脈，貿易的血液把交流的物資不斷地從緬因州帶往另一邊的青山及聖勞倫斯河沿岸一帶地區。這家山居的門前常有驛車停着，那些除了手中的行杖別無伴侶的過路旅人，往往就在那兒歇一會兒，交談一兩句，藉此排遣孤寂，然後好鼓起精神爬過大山的山坳，或者一口氣抵達山谷底下第一戶人家。還有那些馱着幾頭馬的人，在拖運貨物到波特蘭市的途中，少不了要在這山居住宿一夜；倘若他

是個獨身漢的話，他這久坐閑談，直到超過就寢時間一小時才依依難捨地去安歇。話別的當兒，還要偷吻一下那位山居人家的女兒。

這就是富有古風的宿店之一，在那兒過夜的旅客，祇須付出膳宿費，就可受到像居家一樣，超出任何代價的殷勤款待。所以，當他們聽到腳步聲在外門和戶內響起時，全家大小，連老祖母和小孩，一齊都站起來歡迎，好像來客是家屬中的一員，他的福禍也和他們緊緊扣在一起似的。

推門的是一個年青的男子，他的面色呈露着一層憂鬱而近乎頹喪的表情。一個人在天寒地凍的晚間，孤零零地在荒涼淒涼的旅途上趕路，都會有這種面容。可是，當他見到如此同情和熱烈的歡迎，立刻容光煥發起來，覺得自己的這顆心兒直向他們撲去，上自那位用她的帷裙拭淨坐椅款接他的老婦人，下至那個向他伸出小臂表示歡迎的小娃兒，令他又高興又感激。還有那位大姑娘的一聲一笑，更使這個陌生人感到一種天真無邪的溫暖。

「啊，這火爐確是很需要的東西！」他嚷着說，「尤其是有你們這羣快樂的人圍繞着它。我冷得有點麻木了，這個諸治山谷簡直和風箱里的抽氣管差不多；我由巴特勒脫起程以後，整條路上都受着迎面撲來的烈風。」

「那末，你要到佛蒙特州去麼？」那位家長一面說着，一面幫着這個年青人從肩上解下那隻輕便的

行囊來。

「是的，我要去勃靈頓城，而且還須去更遠的地方。」他回答道：「我本來的意思，今晚想趕到卡洛佛客棧歇腳的；但是，在這難行的路上，任何步行的人，也免不了會趕超不前的。這倒不打緊；因為當我看見這樣升好的火爐，和你們這麼快活的臉孔，我已感覺到這火好像是特地為我而升的，而你們也好像正等候着我的來臨。所以我也樂得在你們中間無拘無束地坐下來，好好享受一番了。」

當這位心腸平直的陌生人剛拉着他的椅子靠近火爐邊時，外面傳來一陣笨重的腳步聲，好像用着又濶又快的大步，從大山的峭壁跑下來，然後一躍跳過了這個山家，向着對面的陡壁撞去。商家老少都屏息不動，因為他們知道這是什麼東西的響聲；他們的嘉賓也不能地屏息不動。

「這位大山老友，向着我們拋下一塊大石，惟恐我們忘懷了它呢。」那位家主神智恢復後才說出這句話。「他有時還會點一點頭，大有非跑下來不可的趨勢；可是，我們到底是老鄰居，一向大家相處得很好。況且我們在貼近的地方，還有一個安全避難的處所，萬一它真要跑下來的話，還有個躲藏處。」

且讓我們假定，那位陌生人這時已經飽餐一頓熊肉的夜宴，憑着他那天賦的和藹有禮，已同這個家庭的人混得十二分融洽，因此他們就毫無顧忌地交談起來，好像他已

屬於這山居家族了。他有點傲氣，但很文雅。處身富翁與大人物之間，他自負而不苟言笑。但是，現在他却願屈身降格在這蓬門華戶，與窮苦人一道圍爐，跟大夥兒親密得好似兄弟父子一般。

在這個諸治山谷的家庭，他找到了溫暖與樸實的真情；覺得新英蘭所洋溢的那種同情，以及一種土生土長的詩情畫意，這些都是他們不知不覺間從那些崇山峻嶺，危岩深穴，以及他們這座脫俗峻險的山居門前薰陶感染而得。

他旅行所到，可說是無遠弗屆；真的，他的生平就像一條孤獨的小徑，原來他天生孤高而自況，以致他和那些大可跟他做朋友的人越隔越遠。至於這家人家，雖是和善而好客，却仍然不免抱有一種自己願自己的觀念。與他們以外的世界，腦子裏存有親疏之別。因此，每個家庭裏面不免都有一個屬於他們一家人的神聖圈子，非外人可以闖入插足其間的。

可是，今晚倒截然不同了，好像有一種預兆的同情感逼着這個溫雅的人，受過相當教育的青年，向這幾個純樸的山民，將他自己真心肺腑的言論，傾囊倒篋地盡情吐露出來；同時，好像也強制着他們不能不拿出同樣的誠摯來對待他。這豈不更証明了人與人之間，如果命運休戚相關，可以比血統的關係更能把彼此結合在一起麼？

這個年青人性格中的奧妙，就碰好高騖遠而不落實際的勃勃雄心

。他寧可忍受着平平無奇的生活，却不能忍受埋藏在淹沒無聞的墓穴裏。這種熱烈心願已變成希望，再由恆久懷抱着的希望變為幾乎必然的事實；所以他覺得，光榮雖在他現在所行過的路上晦暗不明，但將來必四面照耀他的途程。當後代的人們一旦回顧到今天這一段黯淡時期，他們一定會追崇他的步履所遺下的光輝，這光輝在許多不如它的光輝逐漸消失之後，煌煌然照耀出來；他們將會承認有一位天才從襁褓到墳墓的一生，這世界竟無人認識他。

「到如今，」這陌生人嘆着，「那時他的面腮紅潤有光，他的眼睛閃爍有神，帶着無限熱誠地說道：『到如今，我依然沒有什麼成就。如果明天我在地球上消逝，世人一定像你們一樣，並不知道我的底細，祇曉得一個無名無姓的青年，在黃昏時候從沙柯山谷來到這裏，在晚間向你們傾吐懣懣，於翌晨通過諸治山谷，從此再也沒有人見過他了。簡直沒有一個人會問：『他是誰呢？』這個流浪漢究竟往那兒去了呢？』但是，我非達到我這生應達到的幸運，決不願空手歸去。到那時，讓死神降臨吧！因為我已建成了我自己的紀念碑了。」

跟着這話，還有許多天真的情感，在虛無縹緲的幻想中，盡情地流露出來，居然使這家人能懂得這個年輕人的傷感，雖然他們對這樣的傷感一向陌生。由於他天性善感，頓然覺得自己因興奮過度而熱情

難過，實在滑稽可笑，不期而地面紅耳赤起來了。

「你在笑我，」他拉住最大的女兒的手，自己也笑了起來，「你以為我的志趣是毫無意識的嗎？無意識專有如跑上華盛頓山的頂峯，因而將自己凍死，只爲了好讓人們從山下四週的村鎮來找尋我麼。可是，說實話，這座山用來作紀念石像的臺基倒很氣派的。」

「倒不如圍爐而坐來得好些，」那女孩羞紅起臉答道，「這兒既舒適，又自得其樂，縱然沒有人想到我們又有何妨呢。」

「我以為，」她的父親經過一度沉思才說出來，「這個青年人所說的話裏，倒也含有一點自然之理；假如我的心靈也向他那個方向想，我也許要有着同樣的感懷呢。賢妻呀，這真有點奇怪，他的話已令我的頭腦想起那些決無實現可能的事情來了。」

「也許會實現的哩，」他的妻子冷冷地說道，「你這個老傢伙是否在想我死，死了之後好打點甚麼主意嗎？」

「不，不，」他大叫道，用帶責備和安慰的口吻來否認：「伊絲德，你要知道，當我想到你的死，我也會想到我自己的。但是我現在所想的是，我們能購置一座好的農場，地點不拘，巴特勒脫固然好，伯利恆也行，萊吐登或其他鄰近白山的村鎮，也無不可；不過千萬不能再有大山壓頂。」

「我又願在我的鄰居中有個好

名聲，又願被召至法庭做一兩次陪審員，因爲一個忠良的平民在法庭上，可像律師一樣幹些有益的事。等到我真正成了一個老頭兒，你也成了一個老婦人，讓我撒手西歸的時辰不致隔離得太遠？然後我可欣然長逝，與世永別，留下你們圍着我舉哀痛哭。一塊石板的墓碑，正同一塊大理石的墓碑，在我都是一樣——祇要將我的姓名年齡和一段讚美詩刻在上面，使世人知道我生爲老實人，死爲基督徒便够了。」

「話又要說回來，」陌生人感慨地說道，「願得一個紀念碑，本是人類的天性，不管這塊是石板還是大理石，不管是花岡石做成的豐功石柱，或者祇是留在宇宙間人類心靈裏的一個光榮的記憶，都沒有什麼區別的。」

「今晚我們都在奇異的境界裏，」那位女主人說時，還帶着滿眶清淚，「當大家的心靈，都呈現着這種浮動的跡象，世人多以為這是一種將有事情發生的朕兆。你們聽聽小孩們正在談些什麼話吧！」

他們跟着靜聽起來。較年輕的小孩子們早已安頓在另一間房裏睡覺了，因爲兩房之間開着一扇門，所以這幾個小孩子紛紛議論的聲浪，也給房外的成人們聽到了。好像每一個甚至全盤小孩們，都受到火爐邊大人們言論的傳染，大家爭先恐後地提出種種異想天開的念頭，爭論着將來長大成人時，應該做些什麼，其實他們所說的儘是些幼稚

可笑的見解。後來，一個小孩子，突然停止與他的兄弟姊妹們的攀談，轉過來向他的母親叫嚷道。

「媽，我告訴你，我想做什麼，」他大聲說出來，「我要你，爸爸和婆婆，以及所有我們一家人，連這位陌生人在內，立刻起程到飛濂山溪邊去，取飲它的清泉！」

對於這個小孩子想要離開那張溫暖的床褥，還要拖着那羣人離別愉快的火爐，跑到飛濂山溪邊去的夢想，沒有一個人聽了會不發笑的。

因爲飛濂小溪，是遠在諸治山峽最深邃的裏面，在懸崖峭壁間流着的一條小溪。這孩子還沒有說完，外面有部運貨馬車在路上軋軋作響，並在門前停了一會兒。車上好像有兩三個人，合唱着一支粗壯的歌，企圖藉此來振奮他們的心靈，歌聲斷續地在岩穴間發出回聲。至於那些歌者似在躊躇不決，不知究竟應該繼續他們的行程，抑或就在這裏留宿一宵。

「爸，」那女孩子說道，「他們正在叫你的名字呢。」

這位良善的人懷疑他們是否真的叫他，並且不願意做出過於殷勤的樣子，想要招攬客人來光顧自己的宿店。這時揚鞭策馬的聲音跟着也發了出來，這班旅行的人，顯然已向諸治山峽疾駛而去，歌聲和笑聲仍然不輟，雖然他們的曲調和歡樂之聲，從大山深谷中傳回來時，使人聽了有些索楚之感。

「媽！可惜，」男孩子再度高

叫起來，「他們本來可以以做我們到飛濂山溪邊去的呀！」

全家人對這孩子固執地要在晚間遊玩的幻想，又再大笑了一陣。可是適當此時，長女的神智似乎已給一層薄雲罩蓋住了；她莊嚴靜穆地對着爐火，深深地抽了一口氣，那聲音就跟長嘆差不多。她本想把這口氣抑制住，可是它硬要吐出來。於是，她不禁感到一驚而在臉上泛起一層紅暈，她向着圍坐在旁邊的人們瞟了一眼，深怕他們已看出了她的秘密。不料那陌生人竟問她正在想些甚麼。

「沒有甚麼，」她鬱鬱地微笑着回答，「剛才不過偶然感到寂寞。」

「啊！我常常有一種天賦的本領，能够察知別人心坎中的事。」他半認真半打趣地說，「好不好讓我說出你的秘密來？因爲我深知一個少女在溫暖火爐旁邊，還會震顫：偎依着慈母膝下，還說寂寞；那種心緒，究竟怎麼一回事。好不好讓我將這種感覺用言語表達出來呢？」

「如果能够用語言表現出來的情緒，那就不再成爲少女的感情了。」這個山林間的仙女，一面嘻嘻笑着，一面駁復，可是故意避開了她的眼光。

話又得分說兩頭了。也許愛情種子正在他倆心坎中茁長，是那麼清新純潔，不復能够在地上成熟結果，祇能在天堂裏開花；大致上婦女多崇拜像他那樣崇高儀表；而像他這樣一個傲慢，沈靜，却又溫和

的人兒，很容易被一個像她那樣素天真的女孩兒攝住。可是，正當他們輕聲軟語，正當他陶醉在一個少女的天性所流露着歡樂的愁懷，輕快的銷魂，以及含羞的熱望中時，老天却不作美，偏偏從諸治山谷吹來一陣聲音比上次更洪大更悲慘的狂風。這風聲正如那位幻想萬端的陌生人所說的，似乎是風魔的精靈合唱的曲調，這些精靈在古老的印地安人時代，曾以這些大山為家，所有的高峰和深穴都成了他們神聖不可侵犯的區域。那時，外面路上正懷着悲號的聲音，很像出殯行列正在路過。爲了驅散這愁悶起見，這個家庭裏的人爭着將松枝投向火爐，等到乾葉發出格格聲響，火燄向高處沖上時，他們才覺得恢復了剛才那種和平的氣氛與樸實的愉快。火光在他們身邊親切地跳躍徘徊，撫愛着所有在座的人。這時有孩子們的小小面龐，從另一室的睡床上向這邊窺視，更有父親那副強壯的體格，母親的抑制和小心翼翼的態度，還有那個氣派昂然的青年，那個含苞欲放的少女，那位慈祥的老婆婆，仍在那個溫暖的地方編織着。這老太太停下工作舉頭張望，手指還是不斷地忙着手動作，隨後，她發言了。

「老一輩的人也有他們的見地，」她說：「猶如你們年青人一樣，你們儘管不住地希望和計劃，將頭腦弄得亂糟糟，一件事未完，又來一件，把我的心靈也弄得飄蕩不定。現在說起來，一個老婦人還能有甚麼願望呢？她離開墳墓祇有兩步路。孩子們，假如我不把這念頭告訴你們，我真會日日夜夜不安的。」

「媽，是甚麼呢？」那對夫妻立刻齊聲問着。

於是，這位老婦人露出一種神秘莫測的態度，使得圍爐的全體老少更加移近火爐邊來，她告訴他們的壽衣——一套很精緻的麻紗壽衣，一頂配着細棉紗皺紋花邊的帽子，還有各種精美的裝飾衣著，樣樣俱全，比她結婚日穿着的還要美麗。可是，今晚她忽然感到一種古老傳下來的迷信心理，奇特地湧上心頭。在她年輕的時候，曾有個傳說，一個人死後，若有什麼東西，就是微小花邊不甚光滑，或帽子戴得不頂整齊，或有一點什麼不大妥當時，他的在棺木裏和在泥土下面的屍骸，也要努力舉起它冰冷的手，將這些東西佈置得齊齊整整的。光是這一個念頭已經使她感到神魂不定了。

「不要這樣說吧，祖母！」少女震顫地說。

「現在，」這老婦人依然很認真地繼續說着，雖然一邊神秘地微笑着她自己的愚笨，「我要你們，我的孩子，任何一人——當你們的母親穿好了壽衣，躺在棺材裏面的時候——我要你們中任何一人握着一面鏡子，對準我的面孔。誰能知道我不會瞥一瞥自己，看看是否一切東西都整齊了呢？」

「老的少的，我們大家都在夢想墳墓和紀念碑，」這個陌生的年青人喃喃低語道，「我很想知道當輪船沉沒，那些無人知曉，又藉藉無名的水手們，一齊葬身在海洋裏面，葬身在一個廣闊無垠，無可名狀的墳塚裏面時，他們會感覺到怎樣呢？」

這老婦的可怖思想，曾一度佔據了聽衆們的心靈，因此連那夜間在外面響起的有如狂風怒號的聲音都未發覺，等到這些命已注定的一羣人們察覺時，這怒號已經越來越大，變得深沉可怕了。這座房子和屋裏的一切都震顫起來，好像地球的基礎也在震動着。這可怕的響聲好像世界末日來時天使所吹號筒一般大聲。老的少的大家互相驚視，面色慘白，驚慌失措！說不出一句話來，也不能動彈一下。一剎那間，大家昏倒異口同聲爆發出同樣的尖銳怪叫：「山崩啦！山崩啦！」

這簡單到不能再簡單的語言，祇能警告，却不能描寫出那場大災難的無法形容的恐怖。這羣受難者從他們的茅屋狂奔而出，急急地向他們認為比較安全的地點來躲避——在那裏他們早就築好了一種保障物似的柵欄以防萬一。可憐呀！他們不知道自己正離開了安全的處所，向毀滅的途徑逃避。大山的全部半壁崩坍下來，飛沙走石，像大瀑布似的倒下來了。這山岩的洪流衝到那座山屋時，却分爲兩道支流，反將左右鄰近的地方蹂躪不堪，又

將山路堵塞起來，並且在它的流動過程中消滅了一切東西。早在那山崩的雷鳴聲響，消失在崇山峻嶺之前，人間的苦難已經受盡，被難者也已安息長眠。他們的屍體始終沒有發現出來。

次早，輕烟如絮，悠然地從山屋的烟肉裏熾熾地上升，而向着山邊消逝。屋內火爐裏的餘燼仍在徐徐燃燒着，椅子仍圍成圓圈繞在火爐旁邊，好像居住的人，只是跑到外面參觀這同山崩的天災去了，快要回家來的。他們向上蒼多謝他們這次神奇莫測地逃過大難。所有的人都留下了一些不同的表記，讓那些認識這份人家的人們，可以睹物思人，一掬同情之淚。有誰沒有聽過他們的名字呢？這件事已經遠近馳名傳說開去了，而且將永遠成爲屬於這些大山的傳奇故事。詩人們已把他們的遭遇一再吟唱。

那兒有若干跡象，引起好些人的猜想，認為在這個可怖的晚上，這家人曾接待過一位陌生的旅人，並且他也不幸與他們一起遇到劫難。別人却反對這個說法，認爲缺乏充份的證據。這對於那位一向迷夢着萬世不朽而品格高超的青年，假如九泉有知，該是太心傷悲痛了！他的聲名和人格完全埋沒無聞；他的歷史，他的生活情況，他的計劃，都已變成無法解決的祕密；至於他的死亡，他的存在，也同樣地爲人懷疑莫決。

在那死亡的瞬那的悲痛，究竟是屬於那一個的呢？

熱心朋友

·萬家笠·

那半，我受完三個月的暑期軍事訓練，打算乘火車回家去。我肩上抗着一個簡單的旅行袋，身上穿着一套軍服，走向火車站的售票處。

我剛擠入買票的隊伍，就發覺有人在後面拍我的肩膀，我轉身一看，原來是我的一位表叔。

「啊，安良叔，你到那裏去呀？」我興奮地招呼他。

「我到城裏來看我的內親，現在準備回家去。」

「真巧，這一下我們都有伴了。」

安良叔是個十足的大鄉佬，衣著土裏土氣，肩上背着一把桐油臭四溼的雨傘，傘柄上挂着一個青布包袱。我記得他到我們家裏來作客的那幾次，也是這麼一副打扮。

我們在車廂裏找好座位的時候，離開車足足還有一個半小時。不過我們鄉下人出門一向都是穩健的，寧願及時佔好座位，在車廂裏打盹，也不願在月臺上和火車頭賽跑。何況那時交通很擁擠，遲進車廂的人難免坐在行李上，被過道上來往的人把你擠來擠去。

在三等車廂裏，有一半的位置已經被佔據了。我和安良叔各佔一個靠窗的座位，面對面坐着。他是個非常謹慎的人，關於扒手的技術也知道得很多。所以上火車，便把包袱放在自己的身邊。隔了一會，那把雨傘的氣味衝到我的鼻子裏來，使我覺得很難受。我站起來，向頭頂上的行李架一望，向安良叔建議道：「安良叔，行李架上有很多空位置，你還是把包袱雨傘放到上面去吧。」

安良叔猶豫了一下，便站到座位上，將他的包袱和雨傘放上行李架，然後對我說道：「乘火

車最容易遺落東西。我那年到省城去，曾經將一把新雨傘遺留在火車上。」

「行李帶得多的時候的確容易遺落，」我說：「你今天只帶兩件東西，一定不會遺落的了。」

從省城到我們家鄉，一共要坐六七個小時的火車。我們每次回家，總是感到時間的漫長。我們看車窗外面的景色，同坐在身邊的旅客聊天，或者靠在椅背上打盹，來消磨這段時間。

車開行以後，我和安良叔閒聊，把賴得起來的話統統都說完了。將近中午時分，我們在一個小站上買了些由小販送到窗口來的點心吃，然後抹一抹嘴，準備睡覺。

我一直認為車廂是一個很舒適的搖籃，很容易使人入睡的。我一覺醒來的時候，車已抵達安良叔的家鄉，他匆匆忙忙取了包袱，對我說了幾句分別時的慣常話，就下車去了。

從安良叔的家鄉到我的家鄉相隔兩百多華里，要經過十幾站才能到達。因此車子開動以後，我又準備睡一覺。這時候，我忽然想起安良叔的包袱和雨傘，便不期然地向行李架上看看。說也奇怪，那裏果然放着一把新雨傘。我取下來一看，這把傘正是安良叔的，同樣的發出臭味，傘柄上用火鐵印着廠家的標誌。我心裏想：「安良叔真是個健忘的人，剛說過自己會遺落東西，一轉眼就遺落了。」

我把雨傘拿在手上看了一會，便把它放到我自己的旅行袋上，打算有便人去時送還給他。我在座位上打了一會盹醒來，向行李架一望，發覺雨傘已不在我的旅行袋上，却跑到幾尺遠的一只板箱上去了。

「原來這傢伙早就注意到這把傘，想據為己

有了。」我心裏想。

我那時年紀輕，正義感十分強烈。我對於一把傘雖不放在眼裏，可是有人要非份地佔有，也絕不會允許的。當下，我氣呼呼地跑去，一句話也沒有說，就把雨傘取過來，放到自己的旅行袋上。做好這件事，我又坐下來假寐。這樣大約過了半小時之久，等我睜開眼睛來的時候，那把雨傘又在那只黑漆板箱上去了。

這傢伙真是大胆，居然乘我假寐的時候，又悄悄地又把雨傘拿走了。我一骨碌站起身，憤憤地走過去，再一次將傘取過來放在自己的旅行袋上。我回到自己的座位裏，偷偷地注意那把傘，想知道是那一個貪心的人把它拿走的。可是始終不見有人來把它拿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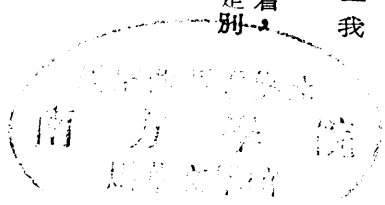
不久，家鄉到了，我背上旅行袋，取了雨傘，向着月台外面走。對於自己自始至終維護正義這件事，感到十分自滿。

在假期中，我一直沒有忘記將傘送還給良叔。家裏的人知道這把傘在火車上有過不尋常的經歷，所以也特別留心。過了一些日子，機會終於來了，因為我的大哥要到安良叔的家鄉去做生意，我就託他把雨傘送還給他。

這件事過去以後，我的責任本來已了，可以心安理得了。那知事隔一年，我在省城再度遇到安良叔的時候，我又想起那把雨傘來，興高采烈地把整個故事原原本本都告訴了他。他聽了以後，苦笑着說道：「我並沒有把傘遺留在車上啊，你送來的那把傘一定是別人的了。」

我聽了他的話，不覺怔住了好一會，而且臉上也有點發燒。

「可是——那人為甚麼要讓我拿走呢？」我說。 「那是因為你那天穿着軍服啊。」我茫然地望着安良叔，他正在含蓄地笑着，彷彿是說：「這一次你熱心過頭了，那明明是別人的雨傘！」



給讀者的報告

親愛的讀者：

這次蕉風發出的讀者意見書，得到廣泛和熱烈的響應。一位作過許多任報館和雜誌編輯的老前輩，看到大堆的意見書，也不禁喟然歎道：「我做過這麼多次的編輯，從沒有見過像蕉風的讀者那樣熱心的！」

現在我們已經化了許多時間，仔細地把讀者的意見統計出來。這些資料本來只供編輯室參考，但我們相信讀者也一定關心這個統計數字，所以決把它發表出來。

(一)主張蕉風維持文藝刊物的讀者佔八十三巴仙，改成綜合的佔十七巴仙。(二)願意每期增加一角錢負擔的佔九十四巴仙，不願的只佔六巴仙。(三)能替蕉風介紹長期讀者的佔八十八巴仙，不能的佔十二巴仙。(四)要看中小說小說的佔八十四巴仙，不要的佔十六巴仙。(五)主張把中篇歸併在正刊的佔四十七巴仙，不主張歸併的佔五十三巴仙。(六)喜愛蕉風的短篇小說的佔九十四巴仙，不喜歡的佔三巴仙。(七)喜愛蕉風的散文的佔九十六巴仙，不喜歡的佔四巴仙。(八)喜愛蕉風的新詩的佔六十一巴仙，不喜歡的佔三十九巴仙。(九)喜愛蕉風中篇小說的佔九十三巴仙，不喜歡的佔七巴仙。(十)希望蕉風出專刊的佔八十四巴仙，不願的佔十六巴仙。(十一)蕉風改成綜合性以後願繼續買它的佔六十六巴仙，不買的佔四十四巴仙。(十二)主張蕉風封面固定不變的佔二十六巴仙，主張常換的佔七十四巴仙。(十三)希望中篇小說有掉圖的佔四十三巴仙，不希望的佔五十七巴仙。(十四)喜愛蕉風西洋文學介紹的佔八十一巴仙，不喜愛的佔十九巴仙。(十五)贊成蕉風刊登廣告的佔七十二巴仙，不贊成的佔二十八巴仙。(十六)希望蕉風改成半月刊的佔八十二巴仙，不贊成的佔十八巴仙。(十七)希望蕉風改成的佔二十五巴仙，兩者皆喜愛的佔十五巴仙。(十八)喜愛成名作家作品的佔一十巴仙，青年創作的佔二十五巴仙。兩者皆喜愛的佔十五巴仙。(十九)喜愛徐速的作品的佔一百二十九人，喜愛黃思騁的作品佔一百零二人，喜愛黃崖的作品佔九十一人，喜愛姚拓的作品佔八十七人，喜愛原上草的作品佔三十三人，喜愛黃思騁的作品佔三十一人，喜愛黃思騁的作品的佔三十一人，答一般作家都喜愛的八十五人，認為很難回答的佔七十二人。(二十)比較喜愛看小說的讀者佔五十四巴仙，散文佔三十六巴仙，新詩佔十巴仙。

在這個統計數字裏，有許多正如我們所預料，有的出乎我們的預料，有的甚至與預料相反。這些統計資料，我們將珍視它，讓它作為我們努力的方向。

編者



蕉風月刊

第一〇〇期

一九六一年二月號

出版者：

蕉風

出

版

社

電話

五九五八

〇

No. 2, Road 217, Petaling Jaya, Kuala Lumpur, Malaya.

承印者：

馬

亞

印

務

公

司

電話

五九五八

〇

No. 2, Road 217, Petaling Jaya, Kuala Lumpur, Malaya.

總代理：

友

聯

書

報

發

行

公

司

電話

八〇六二

六

702, 7th Fl., Y. L. Lee Building, Mountbatten Road, K. L.

No. 469,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本售

每冊叻幣三角

半年叻幣一元七角

全年叻幣三元四角

訂閱

The

Chao Foon

Monthly

February 1961

No. 2, Road 217, Petaling Jaya, Kuala Lumpur, Malaya.